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numbers, possibly a library or archival mark.

舞 踊 之 術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朱 謙 之 譯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806001

#869.3724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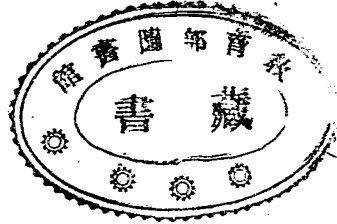
世界戲劇譯叢

狗底跳舞

廖蕩特·安特立夫原作

朱穰丞重譯

星
島
書
局



上海

現代書局

1929

狗 底 跳 · 舞

——四 幕 劇——

劇 中 人

翟漢禮。

翟嘉禮，他的弟弟。

莫麗采。

艾立三， “傻大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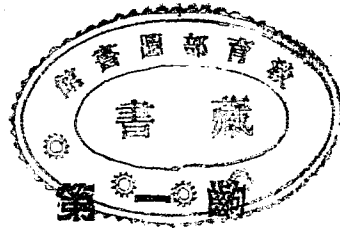
“歡樂如意”。

沈厚生，(闍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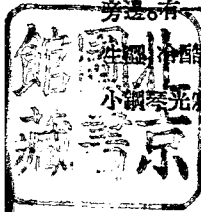
嚴萊友，(梅癡)。

阿文，男僕。

粉刷匠二人。



〔佈景……在牆壁底後面有兩個粉刷匠唱着曲子。他們柔和地，沒有字眼地，單調地唱着。翟嘉禮，一個學生，坐在他哥哥翟漢禮底寫字桌旁邊。這是一幢新而沒有完全裝飾好，佈置好的住宅；就是翟嘉禮現在所坐底那間也沒有完全弄好。這間房間是預備做會客室的，一切新的器具（幾只靠手椅，幾只小椅，一只小圓桌，一架橢圓形的着衣鏡，一只軟榻）都佈置得井然，但是沒有地毯，沒有帷幔，也沒有掛畫。小圓桌放在軟榻的旁邊。有一只桌子在房間的中間，排着席面。房中的一切都是在圖中，沒有生命——生命在那裏還沒有開始呢。那新的小鋼琴光彩煥發；樂譜安放在樂譜架子上面。翟嘉禮一個人正



(南)

在忙着弄一個百靈鑰。]

嘉禮 粉刷匠在唱着呢。(他嘴裏輕輕地嚙，去和那幽靜而沒有字眼的歌。隨後他的手掌輕輕地敲了一下桌子並且說:)不錯。(他再敲了二次桌子，每次先隔着有節奏的停頓，又重複着說:)不錯——不錯。(停頓)

我剛才用了一個百靈鑰開了漢禮哥哥底抽斗。我要找錢。但是我找到只有二十五個盧布兒——只有二十五個盧布兒。那太少了。(他又敲着桌子，每次隔着有節奏的停頓。)

不錯——不錯——不錯。我怕我的哥哥漢禮——翟漢禮——會不會曉得我是一個牌精，一個賭鬼，一個賊，會不會曉得我是在找一個肯養漢底女人，來給我錢花呀！不，他不曉得的。我的哥哥漢禮並不聰明。不，不。此番他會疑心那二十五個盧布兒是粉刷匠偷去底呢，也許他竟會不注意到那錢是失竊了呢。“嘉弟”他說，

“嘉弟”是的。——但是我能不能够？——如其哥哥有許多錢，喔，自然是有許多許多錢——並且如其能下手底時候不讓人家看見，喔，自然是不讓人家看見——我能不能夠殺掉我的哥哥漢禮呢？

〔他立起，在房內來去走了二次。他的身材高而直。穿一件學生底外衣又顯預，又散漫地披在身上。頭髮光光地梳向後面。他的外衣底深藍色的領子，異常地高。嘉禮底臉色枯燥，帶些嚴厲，五短身材，舉止很大方。他重又靠桌子坐下，用手在桌子上輕敲三下說着：〕

不錯——不錯——不錯。粉刷匠在唱着呢。一個悲哀的曲子。一個幽靜的曲子。我是一個無賴，可是我喜歡悲哀的曲子，我的哥哥却完全沒有這種趣味的。還有他這所新的屋子真可怕。這裏有一點引人犯罪的邪祟呢。粉刷匠在唱着呢。

〔他輕輕地嚙，襯着那曲子。他聽到走廊下開門底聲音與人聲；他慢慢起立，像上次一樣，用有節奏的步子在房內來回地走着。翟漢禮和他的兩個同事，嚴萊友，一個矮粗的俄國式的人，與沈厚生進來。在他們的後面跟着艾立三，不知所云地高興地笑着。他的渾名為“傻大姐”是翟漢禮在高等學校初年級底同學。〕

漢禮 喂，嘉弟。你好？

嘉禮 喂，哥哥。謝謝你。你也好嗎？

漢禮 謝謝你，我很好。諸位，你們都認識我的兄弟嘉禮嗎？嘉弟，這兩位都是我銀行裏底同事——他們都是我很敬重底。

厚生 您好，翟先生？

萊友 今天識荆，真是三生有幸。您和您的哥哥很相像，很相像。

漢禮 喔，不錯，我們是很相像的。他還可以，做事倒還認真（向嘉禮）

這位就叫做傻大姐——你們相熟嗎？他們都叫他做傻大姐的。(笑)

我們老是一同到學校裏去——培德學校呀。他在二年級裏給開除了，他一生運氣不好。傻大姐，你是在二年級裏給開除底，是不是？(笑)

傻大姐 翟先生，在三年級裏。因為我的天資愚鈍。我的品行是優等的。

漢禮 他說，因為天資愚鈍。(笑)

我昨天在穀寺基碰到他。那時正下大雨——我和他分別已經有二十年，我可仍舊認識他。他那時走得很快，傻大姐，那時你不是飛跑着嗎？

傻大姐 那時正在下雨，我又沒有傘。我只能飛跑呀！

漢禮 我請他今天來吃飯的。不過，諸位啊，今天我請你們到我的新屋子裏來吃飯，總應該

讓你們吃得舒服。可是這是第一次我在家裏請客吃飯，我的新廚娘底手段是否高明，我不敢說。所以如果有不道地的地方，還要請你們包容。

萊友 翟先生，你爲什麼要客氣呢？我們這樣來攪擾你，我真覺得過意不去呢。

漢禮 好說，好說，這裏真蓬華生輝了。

厚生 你真會客氣！你在你的新屋子裏第一次請客就請到我，我真是萬分榮幸了。只怕等你結了婚，一切都舒齊停當之後，你就要忘記你的老朋友沈闡齋了。

漢禮 一切就會弄得舒齊停當了，可是我決不會忘記我的老朋友的。坐定了抽一支雪茄吧。

萊友 (向嘉禮) 上星期我不是看見您在杜農飯店裏的嗎？您和一位堂客，一位軍官坐在一

起——那軍官我看去是一個衛兵隊裏底長官吧。

嘉禮（說着謊）沒有的事。我從來沒有到杜農飯店去過。

漢禮 嘉禮不會到那樣講究的飯店裏去的，他是闊不起的。

萊友 那麼我看錯了。對不起。但是那個人看上去和您極像。

漢禮 梅癡，你一定錯了。（向嘉禮）你的生意做得怎樣了？我想聽聽你長進得怎樣。

嘉禮（說着謊）第二期的款項昨天我已經交付了。

漢禮 啊，那才好呢。你做事到還認真。可是，諸位啊，你們聽這歌聲不討厭嗎？我又聽到牠了。我的粉刷匠在那裏唱着呢。

厚生 這是沒有字眼的。我想這不能算歌

吧。

萊友 (聽) 但是這調子不錯呢!這似乎有一點驛車夫底氣味在裏面呢。(向漢禮) 我的父親是一個驛車夫呀。

漢禮 我聽聽這也覺得很好的。雖然我的父親底原籍是瑞典,我可覺得我是一個俄國人,所以我懂得這個。這是俄羅斯的悲哀。

厚生 雖然我的祖上是德國人,但是我連講德國話都不會的。我是一個俄國人呢。不過呢——漢禮,別見氣呀,我却不懂俄羅斯的悲哀底意義。

漢禮 啊,誰也會感覺到牠呀!

厚生 你感覺到牠嗎?

漢禮 現在不呢。我現在是快活得隨便什麼悲哀,隨牠俄國的,瑞典的,或是德國的,都感覺不到呢!(衆人都笑)

厚生 漢禮，說得好！不過天要黑起來了，你還不把你的新房領給我門看嗎？我心裏癢癢的怪難熬呢，我要看看你在怎樣建築着你的香巢！漢禮，你曉得，我是一個老而有經驗的人！

漢禮 啊，你嚇不倒我，你這張老油嘴！我只不過是一個快活的訂了婚底人，但是你可以曉得曉得我計劃得怎樣周到呢。啊，你就會曉得的！

萊友 我也急於要曉得呢。

漢禮 請跟我來。嘉弟，你和儂大姐好好的等在這裡我去領他們看看我的屋子去。儂大姐，抽枝烟吧，烟捲兒在桌上呢。（他們都出去了。儂大姐，沒有主意了，拿了一枝煙。嘉禮點了一根洋火給他，同時用冷酷的態度觀察他。）

儂大姐 （曲身就嘉禮手中底火）多謝你，讓我自己來。

嘉禮 不要緊。他們爲什麼叫你那樣難聽的名字“傻大姐”呢？是個大姐，是個女人。

傻大姐 翟先生，我怎樣對你說好呢？我想這是由於我的性格吧。我常常有點膽小，不中用，一下子就出眼淚，並且照樣的情形，我又太躁——念頭轉得太急。

嘉禮 爲什麼是“照樣的情形”呢？

傻大姐 他們這樣說呀。

嘉禮 不見得吧。可是你今天不見得十分躁呀。你在什麼地方做事？

傻大姐 翟先生，我怎樣告訴你好呢？我在警察局裏做事。

嘉禮 什麼？

傻大姐 不是，不是，我是在警察長底手下辦事，在護照間裏。漢禮先生知道的。

嘉禮 進款好嗎？

傻大姐 四十個盧布兒——連着獎勵金和零錢等等，一共有九十個盧布兒。有限得很。

嘉禮 家用大不大？

傻大姐 不小！

嘉禮 你爲什麼不去當個偵探呢？那油水多些，你的進賬就可以好得多呢。

傻大姐 你說笑話了。我怎麼能夠去呢？

嘉禮 不。我說正經話。做個特別偵探你雖然不見得够資格，但是當個普通的偵探我想你或許還行吧。這不見得難到怎樣吧。一個好的偵探有多少進賬呢？

傻大姐 一點點——他們的進賬並不多。

嘉禮 我說一個好的偵探？

傻大姐 喔，一個真正好的偵探進賬很大呢。現在你既然跟我說這樣的知己話，那我不能不老實告訴你，偵探我已經去當過的了，三百六

十行，那一行我沒有去試過呢——但是——

嘉禮 但是怎麼樣？

傻大姐 沒有怎麼樣。我一種本領都沒有，我好好的行業一樁都不够資格做。這是我註定底苦命。這是我之所以終身潦倒——我什麼本領都沒有。

嘉禮 什麼都沒有？

傻大姐 頂起碼的都沒有！你想：我碰到底機會是很多，只要老天爺給過我一點子的能耐的話，我的一家子也就不會過那樣的苦日子了。但是我一點能耐沒有，儘管東奔西走，儘管拼命的掙扎，我要多找一個戈貝也不能夠。我怎麼能够呢？

嘉禮 傻大姐，你能不能造一張或者弄一張——我不曉得你們叫作什麼的——你能不能替我弄一張假的到外國去底護照？

傻大姐 不，我不能夠！我怎麼能夠呢？

嘉禮 但是你不妨試試看——可以大大地謝你的呢？

傻大姐 你要牠幹什麼呢？

嘉禮 一個人總得有一張到外國去底護照以防萬一。哦，我不過是說說笑話，不過是笑話。我哥哥碰到你底時候，你真是在兩地裏跑嗎？

傻大姐 霍先生，你在取笑我嗎？對不起，可是我不大懂得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嘉禮 不，傻大姐，我沒有取笑。你看我像愛取笑的人嗎？漢禮叫我陪着你談談，所以我在陪着你談談吧了。漢禮想要照應你嗎？

傻大姐 只怕我窮人沒有這樣的造化吧，他只對我說過，他一向照應他的兄弟，貼他錢的——霍先生，他說底是不是你？

嘉禮 是的。但是傻大姐，我愛講講你的事

情呢。告訴我，從前你當偵探底時候，你手裏辦過謀殺犯嗎？

傻大姐 謀殺犯？（漢禮與其友回來，談着。漢禮笑着）

漢禮 現在你沒得說了嗎。你這張老油嘴啊！梅癡，你弄髒了袖子了，讓我來替你刷一刷。

嘉禮 我去拿刷子來。

萊友 不必勞駕，真的不必。

漢禮 讓他去拿來吧。嘉弟，拿去。（嘉禮出去）你們說我的屋子還可以嗎？（開懷大笑）

萊友 漢禮，這真是一所精緻的住宅。

厚生 是的，漢禮，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漢禮 飯廳底壁上我要糊上赭黃色的花紙，以後我還要刷一刷赭黃色的油漆呢。孩兒室裏面，我已經說過要常有陽光，要常是光明的。

這是很衛生的，在彼得羅嘎是很要緊的。我不幸在小底時候得到底陽光太少了，所以我要我的孩子們多得些陽光。陽光是很要緊的。

厚生 可是，漢禮啊，你這樣說法好像你已經有許多孩子，竟有了一大隊底孩子了！這真是一個沒有結婚的人打底如意算盤。

漢禮 我會有的。（嘉禮拿了刷子進來）梅癡，讓嘉禮替你刷袖子。我會有的。我已經買好了一張小孩子睡底小牀——在一星期內就會送來放在恰當的地方，等牠的主人公了。（笑）

萊友 你的婚禮可幾時舉行呢？

漢禮 至多一個星期，房子就可以佈置停當。從今天數起，數到十七天，婚禮就要舉行了。今天只等下一班的郵件，不消等二十分鐘，不等到我們坐席呢，我就要接到麗采底來信了，那封信裏她會通知我她要確實在哪一天來到這裏。

麗采是到莫斯科去看她的父母親的。閻齋，看這個房間！這裏鋪上地毯。那裏張上帘子。這些花瓶裏四季供着鮮花。

厚生 漢禮，這多富麗呀。

漢禮 供些鮮花也不見得富麗呢。還有這裏，鋼琴底上面，我要掛兩張翻印的畫片——真蹟，目前我還買不起——一張裴多汶底像和一張喬哥尼底“合奏圖”。傻大姐，你在呆看嗎？

傻大姐 我看得眼花了！

漢禮 (笑着) 眼花了！還有這裏，閻齋，在這壁角裏要放一只靠手椅，我靜靜地坐在上面，聽麗采彈裴多汶和葛里克底曲子。你看，我已經弄到了些調子，她可以第一次在我坐在我的靠手椅上底時候彈給我聽的呢。(抖掉樂譜上底灰塵，當心地輕柔地把牠放好。) 這麼多的灰塵！

厚生 漢禮，這是些工人身上帶來底。

漢禮 將來我的屋子裏不會有灰塵的。傻大姐，你家裏有鋼琴嗎？

傻大姐 漢禮，教我那裏來呢？

漢禮 (笑) 他說，教他那裏來呢？閻齋，我要告訴你，這個角落，我將來要在那裏坐了聽着的，就是我個人的溫柔鄉呢。

萊友 這所房子，你訂租契的嗎？

漢禮 訂的，我訂了三年底租契，期滿還有展期底優先權。我不高興三年搬一次家呢。真的，閻齋，我的性情很落漠的而且沒有閒情別致。我的天賦沒有音樂底分兒，可是我很歡喜聽聽音樂，我的嘉弟也是這樣的。

嘉禮 哥哥，但是你還能彈呢。

漢禮 什麼！嘉弟，別開玩笑呀。

嘉禮 你忘了嗎？我們小底時候，你不是早就彈得很好嗎？

厚生 漢禮，看不出你竟是這樣的人物！在銀行裏我們總以為你只是一個能幹的金融家，算起賬目來精明透頂的，現在知道你又是一個音樂家了。漢禮——是莫培德！

漢禮（笑）我耳根子都要紅了。是的，我想起來了。有一支我用兩個手指兒彈慣底小曲兒，我小底時候我的母親教我彈的。那個曲子底名字很奇怪，叫“狗底跳舞”。

嘉禮 哥哥，彈彈看。

漢禮（戟指向着嘉禮）嘉弟，噯，噯！

厚生 不，你一定得彈一下！（向萊友）你想他不應該彈給我們聽聽嗎？不然我們要生氣了，要就此告辭了。

萊友 漢禮，看不出你有這樣的天才！我做夢也不會想到，做夢也不會呢！在銀行裏我們都好比睡在鼓裏呢。彈呀！

漢禮 (笑) 哎喲，喲，但是我敢說我的“狗底跳舞”麗采是很愛聽的，很愛的！(大眾都笑)

嘉禮 那末，哥哥，來？

漢禮 嘉弟，你真會開玩笑。(裝腔作勢地) 既然來賓們這樣要求——(坐在鋼琴旁邊，假正經地說：) 我請來賓們都好好地聽着，現在我要奏“狗底跳舞”了。

〔他彈“狗底跳舞”彈底時候，他端直地坐着，他的臉一動不動，差不多化了石似的，可是彈完之後，他展顏大笑。當漢禮彈底時候，嘉禮冷冷地可又緊緊地注視着他，此時他又第一低叫起好來。大眾都叫好，可惜聽衆只有不多幾個，所以叫好底聲音並不大。〕

漢禮 (裝腔地向衆人鞠着躬) 諸位女士，諸位先生，鄙人不能再來一個了，但是那一位要是願意再聽這音樂底話，請到第十七天來參觀霍漢禮與莫麗采姑娘底婚禮吧。到那時候我要再

彈一遍呢。(他笑笑將鋼琴底蓋蓋上)

傻大姐 婚禮幾點鐘舉行呢?

漢禮 七點半鐘。別來得晚呢!可是你只消看看請柬就會知道的。請柬早已去印去了。

厚生 漢禮,你稱心嗎?

漢禮 稱心的,老兄!我們握一握手吧,但是闌齋,別響,別響呀。這樣握的。噯,諸位,我玩了這音樂之後,你們不覺得胃口更加好一點吧?你們餓嗎?嘉弟,請你去關照那新廚娘,十分鐘之後,我們就要考一考她的本領了。

漢嘉 我就去。(出去)

漢禮 傻大姐,你餓嗎?

傻大姐 餓的。就吃飯也不要緊。(嘉禮回來)

漢禮 (笑) 他說就吃飯也不要緊?那末喝白蘭地呢?那要緊嗎?

儂大姐 那當然也不要緊。(大衆都笑)

厚生 大概你以爲你的同學只吃素齋，不用葷酒嗎？那末你大大地弄錯了——他連白蘭地都喝呢！

漢禮 (笑) 他連白蘭地都喝呢！

儂大姐 (笑) 萬事不如杯在手！我也何必瞞你們呢？雖然我大概的本領都沒有，這一點能耐——(歎氣) 我還有呢。

萊友 漢禮，這是很值得佩服的。我留心了，你八年了，我們常一同上菜館裏去，可是我從沒有見你多喝過酒的！

漢禮 (笑) 真的嗎？

萊友 從沒見過！

厚生 梅癡，就是將來你也永不會見到的！他有一個空前的強健的頭腦！

漢禮 竟有這樣嗎？也許不錯的，再說呢

——諸位，電鈴響了！那是郵差呀，他帶麗采底信來了。嘉弟你去，（嘉禮出去。漢禮心大動，但是抑制着。）

漢禮 （向傻大姐） 那麼你是喜歡喝白蘭地的？

嘉禮 （走着進來） 一封從莫斯科來底掛號信。哥哥這裏簽一個字吧。

漢禮 （簽着字） 我常常教她信要掛號寄來的。這二十個戈貝賞給郵差。嘎。現在他們從莫斯科寫信來了。（撕着信封） 諸位，讓我讀一讀信？

厚生 我們怎麼可以妨礙一個情人讀他的信呢？漢禮，讀好了，不要顧忌我們。

（漢禮遲遲地讀了半天。讀了開頭幾行，他的臉色就變成灰白，後來愈變愈如死灰。除了嘉禮沒有一個人用心着他。）

萊友 （輕輕地） 好一所小的住宅！近來要找這樣一所住宅，很不容易呢，

傻大姐 現在隨便什麼住宅你都弄不到呢——那真不得了。

厚生 你有家口嗎？

傻大姐 很多！

嘉禮 (大聲) 漢禮,你覺得不舒服嗎？

[大眾都驚惶地看漢禮。他起立,走了兩步,却一聲不響用他的拳頭把桌子很用力地擊了一下。酒瓶,玻璃杯等都滾倒,大家跳了起來]

嘉禮 漢禮!

厚生 漢禮!

[漢禮用他的拳頭照樣重地把桌子又擊一下,一聲不響。他靜立着,用紅的眼睛把他們逐一審視着,似乎在一人裏找底樣子。]

萊友 拿點水給他喝!

漢禮 我用不着喝水!

厚生 漢禮!我的好漢禮!出了什麼不得了

的事嗎？

漢禮 不，沒有不得了的事。

嘉禮 哥哥，你自己心定一點。

漢禮 我的心很定。

厚生 不，一定出了甚麼不得了的事了。我的好漢禮！有我們在這裏呀！漢禮，我們都是你的朋友呢！

漢禮 我得請你們原諒，今天我可不能請你們吃飯了。嘉弟，關照那個新廚娘教她回家去吧。（嘉禮出去）

厚生 一頓飯誰放在心上呢！漢禮，這樣小事情你不用煩心！

萊友 一頓飯誰放在心上呢？（嘉禮回來）

漢禮 今天我不能請飯了。（他忽然又用拳頭擊桌子）

厚生 （差不多在狂喊着）啊，我的天呀！漢

禮，怎樣飛來的橫禍呀！

漢禮 是的？閻齋，你看一封很奇怪的信。不是這封信寫得混帳，便是我的眼睛混帳。閻齋，讀一讀，再告訴我聽。說不定是我的眼睛瞎了。

厚生（讀信）不，可憐的漢禮，你的眼睛沒有瞎。（讀信）不，萬無此理！

漢禮 這信上有沒有說，“我仍舊愛你？”

厚生 有的，有的，漢禮。

漢禮 噯。那末我的眼睛沒有瞎。這信上還說，“不過因父母親一力主張，所以行將別嫁”嗎？

厚生 漢禮！她已經出嫁了！她已經出嫁了！

漢禮 她已經嫁了一個有錢的人了。閻齋，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厚生 那個人底名字這裏沒有提起。

漢禮 沒有提起。噢。那末信後面還說些甚麼呢？

厚生 (讀着:) “麗采負心”。

漢禮 麗采負心。是的。負心的麗采。(忽然用力擊桌子。)負心的麗采！

厚生 但是我的好朋友，我的不幸的朋友呀！

嘉禮 哥哥，放點主意出來！

漢禮 我下次不了。

萊友 漢禮，這是不值得煩惱的。這種事情在人生中間是常有的。你將來怕找不到一個更好的女人嗎？

漢禮 我下次不了。但是，閻齋，你看看那裏是不是一點兒不含地糊寫着：“負心的麗采”嗎？誰呢？“負心的麗采”。誰呢？霍漢禮。還有誰呢？“負心的麗采。” 僕大姐，你不是覺得像耍笑

出來嗎？

傻大姐（恐怖） 漢禮，我不。

漢禮 你不能笑。不管你怎樣笑我都不許。可是，闍齋，你覺得這封信是不是從頭至尾寫底話一點兒都不含糊嗎？

厚生 漢禮，別見怪，可是我說——規規矩矩地說——這封信竟是該死不要臉。竟是。

漢禮 可是我說這封信倒是不含糊的。霍漢禮是愛準確的——他一生從沒有算錯過一個戈貝兒，他從沒有加錯過一個數目，他也從沒有弄錯過一個圈，現在他們可寫了一封不含糊的信給霍漢禮了。裏面還說：“麗采負心。”諸位，我喜歡一個人在這裏呢。

厚生 可是，好朋友，你怎樣能夠一個人留在這裏呢？

漢禮 不要緊，我會一個人留在這裏。

嘉禮 你喜歡我留在這裏陪你嗎？

漢禮 不要，嘉弟，我用不着你。再會。明天我們在銀行裏會面吧。嘉弟，我要跟你說幾句話。(悄悄地) 這裏有錢，你領他們到菜館裏，好好地請他們吃一頓飯吧。

嘉禮 哥哥，我可以和你握手嗎？

漢禮 這可以不必，可是，也好。握得緊。

嘉禮 我在握得緊呢。

漢禮 (微笑着) 不夠，再握得緊一點。

嘉禮 我在握呢。你要作什麼呀？(二人奇怪地較量他們的氣力。其他三人不知所措地看着。)

漢禮 你把你渾身的氣力都用出來了嗎？再用點氣力。

嘉禮 我用不出氣力了。

漢禮 看我？(榨緊嘉禮底手)

厚生 漢禮，不要這樣，放了他吧！

嘉禮 哥哥，放吧！

漢禮（微笑着）看我？

嘉禮（面色變白，縮作一團）不好了。放吧！你要把我的手骨都捏碎了。（漢禮放掉他的弟弟底手，笑。）

漢禮 嘉弟，你的勁兒不小。

嘉禮 這套玩意兒我不喜歡！

漢禮（淒厲地）嘉弟，對不起。我真是錯了。對不起。諸位，再會，門自己會關的，恕我不送你們了。嘉弟，我再求你原諒。

〔各人都趑趄地出去，逐一和漢禮握着手，臉上做着不同的表情。漢禮一個人留在室內；走來走去，他身子頗長，穿一件翻領的暗色外衣和摺痕分明底灰色褲子——他常穿底服裝。一切都新而結實，他的鞋子，也結實而新。他的面目端正，皮膚很黧，神氣嚴肅。他的毛髮很短。有一部短髭。那粉刷匠又唱起他們的調子來了。漢禮停了，傾聽。〕

漢禮 那又是什麼？那裏是什麼人？那是什麼？（傾聽忽然猛擊靠手椅底背。）不許唱！（歌聲繼續着。這歌曲是柔和地，悲哀地，單調地唱着。漢禮走到門口向外喊。）噯，混帳東西！不許唱！不要做生活了！給我回去！（他又在房內走來走去，走走停停，焦躁地望着那扇門。）他們叫做“俄羅斯的悲哀”好沒意思，“俄羅斯的悲哀”！瑞典的悲哀那種東西也有的吧？那末我也感覺到了！誰呢？翟漢禮呀。誰呢？負心的麗采嗎？還有誰呢？還是翟漢禮吧！翟漢禮吧——唉我的天呀！（歎息，嚙着，像一個患牙痛病人。那兩個粉刷匠，嚇壞了，在黑暗中像兩個鬼似的溜了過去。）慢！用不着再做活了——天已經黑了——你們看不見了。去對你們的老闆說，我不用你們再來做活了，反正不用了。你們往那裏跑？這邊走，那裏沒有人的。門自己會關的。

（粉刷匠們出去了。漢禮在室內盤旋着，走到冷壁角落裏

去：輕輕牆壁，似乎在尋一扇忘記了的門。黑暗在濃起來，他漸漸埋在黑暗裏了。]

那裏沒有人，這裏也沒有人。我一個人了。喔，麗采，麗采呀！我一個人了！現在我可以破壞一切了，打個粉碎，摔到地下去！（摔一件東西到地板上）我可以破壞——可沒有人足以阻擋我。我可以毀壞一切。這張鋼琴。（他用力擊着鋼琴，鋼琴報以響聲。）牠會響的！如其我再打一下呢？（他又擊着鋼琴，鋼琴又發響聲。）牠會響的！剛才我碰桌子底時候，他們嚇壞了，喊着“漢禮，漢禮，漢禮！”大概我一定打得很重吧，你看我的手打痛了。那時他們喊“漢禮！”可是現在不會有人喊了。我可以打，可以破壞，可以毀滅。沒有人會阻擋我——我是一個人了。我還可以把桌子裏底手鎗拿出來，對準了我的腦袋放。以後怎樣呢？以後我會躺在地板上等到天亮。那時有人會打進門來——誰

呢？(停頓) 不對！她可是已經嫁掉了。我的天呀！我的天呀！我的天呀！她已經嫁掉了——嫁掉了！我的天呀！我從來沒有想到有這一天。我將做甚麼好呢，這漫漫的長夜裏，我將做甚麼好呢！她已經嫁掉了——這夜晚我將怎樣過呢？時候還這樣地早，天還剛才黑呢。這漫漫的長夜我將做甚麼好呢！麗采呀！阿麗呀！(停頓) 不。(停頓。)(忽然他的身體在黑暗中移動，他走得快。) 但是那不行！我倒忘記了！這屋子我租定了三年呢。那不行！那該死——我幹不了。三年呢！我好不丟臉。我停當了一間孩兒室，但是那我並不覺得怎樣丟臉。可是我的屋子？我的天呀！我還在鋼琴底上面安排着樂譜。樂譜。我買了來的。剛才我在想些什麼呢？不然她許會彈着，而我許會靜靜地坐着，聽着。我許會吻着她的手。說不定也會是在和現在一樣黑暗底時光吧。我許會拿着她的

柔荑的手放到我的嘴唇邊去。怎樣做的？這樣的。(靜默。在黑暗底中間，聽到他的柔和的聲音，帶着滿懷的渴望：) 漫漫的長夜呀！茫茫的黑夜呀！阿麗呀！

——幕落——

第二齣

〔佈景……和第一幕底景同樣，不過中間缺了一張餐桌。雖是一年已經過去了，但是這裏並無甚麼變動。這是晚上，電燈都點着。〕
嘉禮坐在寫字樓的旁邊盤問着男僕阿文。

嘉禮 那末我的哥哥平常什麼時候回家的呢？

阿文 他在飯館裏吃了晚飯，八點鐘光景回到家來，九十點鐘他又出去，到什麼時候回來小的不知道。

嘉禮 你什麼時候回家去？

阿文 十點鐘。有時還不到這時候，他就打發小的家去了。

嘉禮 你在軍營裏當過兵的嗎？

阿文 是的，先生。在騎兵營裏。

嘉禮 啊！好的！阿文，你很懂規矩，你的對答又很伶俐。好！

阿文 小的總當心伺候着。

嘉禮 好！噯，他每晚上都出去的嗎？

阿文 不！一星期只有兩次。其餘的日子，他總住在家裏的。或許他十點鐘之後還出去吧，不過小的不知道。

嘉禮 對了。有什麼人來拜望他呢？

阿文 一個也沒有。

嘉禮 真的？

阿文 只有艾立三先生常常來的。

嘉禮 那一個艾立三？銀行裏的嗎？

阿文 不是。(微笑着) 人家叫他做“傻大姐”的。

嘉禮 哦！他們幹些什麼呢？

阿文 小的不知道。

嘉禮 你的答話很道地。可是你伺候些他們什麼呢？

阿文 伺候他們喝白蘭地。

嘉禮 多嗎？

阿文 很多。我們白蘭地藏得很多呢。

嘉禮 這樣！我認得那個艾立三先生的。阿文，你要留心些，別讓他那一天偷一件皮外套去。

阿文 (微笑) 小的防備着他的。

嘉禮 你人倒很不錯。好，阿文，告訴我：大概你自己有一個打開外邊門底鑰匙吧？

阿文 是的，先生。小的有兩個後門鑰匙。
一個是防還有一個失掉所以備着的。

嘉禮 好。你能够把一個給我嗎？我有時十點鐘之後來到這裏。我要拿一本書，可沒有人來開門。

阿文 小的不放心。

嘉禮 胡說。我又不是艾立三先生，會偷皮外套的。這五個盧布兒給你的。

阿文 謝謝你。但是小的還有些不放心。

嘉禮 胡說。再拿五個盧布兒去。

阿文 鑰匙來了。不過要是出了亂子呢？

嘉禮 自然，由我擔當。你人倒很不錯！我喜歡伶俐的人。再給你兩個盧布兒吧。且慢。誰按電鈴！

阿文 准是艾立三先生——不會有別人來的。（出去，馬上就回進來，背後跟着優大姐。阿文笑着通報：）

艾立三先生。(出去)

傻大姐 (詭態) 翟先生,您好? (嘉禮在室內來去走着,置之不理,似乎全沒有關心到艾立三。)漢禮大概就要回來了。差不多八點鐘了。

嘉禮 傻大姐,我見了你頭痛死了!這六個月我到這裏來,沒有一次不看見你那張死人面孔的。你到這裏來鬼鬼祟祟地東張西望幹嗎?你是在警察局裏當差的,我可是一個規規矩矩的人,是一個學生呢——你教我討厭。

傻大姐 翟先生,那末你把我怎樣呢?

嘉禮 他發脾氣了。“翟先生!”不錯,我是翟先生,可是倘然你那一天偷了一件皮外套去啊,傻大姐——

傻大姐 我賭咒,我會去告訴漢禮的。你爲什麼挖苦我?你爲什麼給我難受呢?我是在警察局裏當差的,可是我是一個規規矩矩的人——

我是個有家有室底人。

嘉禮 他也講規矩不規矩了！

傻大姐 我要去告訴的！

嘉禮 我可會跟他說你是說鬼話。傻大姐，我的哥哥還是相信你，還是相信他的弟弟呢？我的頭昏了。我昨晚上沒有睡好。說幾節有趣的鬼話給我聽聽吧。

傻大姐 我是不說鬼話的。要說你自己說去。

嘉禮 膿包——雙料的膿包！你看去竟什麼本領都沒有。那真不堪設想——竟是一只飯桶，一個傻瓜，什麼都幹不來，連鬼話都說不來。更不堪的是身邊拖着許多的家口，一大隊的骯髒孩子——要一個個疼愛他們，好生地替他們揩鼻涕！渾蛋！還有更不堪的是尖酸古怪，一種像煞有介事。像煞有介事！可說不定他的老婆還

打他呢——我看了他的臉色就可以知道的。你的老婆打你的，傻大姐，打你嗎？

傻大姐 我犯不着回你的話。

嘉禮 看去你的老婆是個很邋邇的女人。就是你，傻大姐，自個兒也不乾淨。你教我討厭。你爲什麼不做一個小虫兒呢？那末我可以很便當地把你驅除掉——用一點子除虫藥。講客氣守規矩底話在你面前真用不着。笑話了！（他悄然走着，隨即又在傻大姐面前站定，站得很近。）你生氣麼？不要生氣。聽我，我只是開玩笑呢。你看也不要看我一看麼？好，讓我來看看你的小眼睛珠子。我昨晚上睡得很少，我和一個女人鬼混了一晚，所以我心煩意亂呢，傻大姐，你懂嗎，我心煩意亂呢！一個人在這個時候說底話你不能把牠作準的呢。

傻大姐 我不生氣，不過你爲什麼那樣欺

負人呢？我並沒有侵犯過你呀。翟先生，這是罪過的呢。

嘉禮 這是錯的，我早已承認了。告訴我，我的好朋友，你和我的哥哥漢禮在這裏幹些甚麼呢？

傻大姐 沒有甚麼。可以賭咒的！

嘉禮 你既然賭了咒，我自然沒得說了。可是他幹些什麼？每人多少總幹些什麼的——我的哥哥漢禮幹些甚麼呢？

傻大姐 我不知道。我可以賭咒的！

嘉禮 漢禮躲在家裏了，他應酬場中都不去了，却和你這種怪東西在晚上鬼混。你看漢禮不是發昏了麼——不全是，可有一點兒吧？

傻大姐 喔，不——我絕對不相信。你我也許會發昏起來的，他可不是這樣的人！

嘉禮 和你談談很有趣。傻大姐，你的小眼

珠子這樣地迷人呢，如其你再要不算個壞蛋，那末我就不認得什麼叫做壞蛋了。

傻大姐 又來了？

嘉禮 傻大姐老兄，我們來合夥吧。你不要發二萬個盧布兒底財？你做夢也想不到吧？好，聽好我的話：去打動我的哥哥漢禮去保十萬個盧布兒底壽險。

傻大姐 我不明白你。我識不透你是正經還是開玩笑。

嘉禮 這是三歲孩子都弄得明白的。一共十萬個盧布兒。二萬給你，八萬給我，因為我是他的兄弟，而且這主意又是我想出來的。

傻大姐 但是，這個要他死才行呢！（嘉禮笑）

嘉禮 你真滑稽！

傻大姐 但是他怎麼會死呢？什麼主意呀！

漢禮底身體很強壯呢。

嘉禮（大聲笑） 傻大姐老兄，你真滑稽透了！你可以到馬戲班裏去。你活是一個小丑兒！

傻大姐（在起來） 我要去告訴漢禮去！你說的什麼話？你為什麼像惡魔一樣的祟着我呢？惡魔！

嘉禮（漠然：） 你真是個十足的渾蛋！你身邊又有這樣一種氣味——大概你洗澡也不曉得吧。哼！去洗個澡去。我給你幾個錢去洗個澡吧。

傻大姐 我要全盤告訴他，你瞧着吧！

嘉禮（竟而更其漠然） 不要多講！我見了你生氣。我要跋一回兒，要想想。別作聲——別來攪我。今晚上如其你哼出關於那事情底一個字來，那我要告訴我的哥哥說你在慫恿我叫他保了壽險再謀他的命。別響！（他在室內緩緩地走來走去。傻大姐不做聲。走廊下有人敲門。幾秒鐘後漢禮進來。）

漢禮 喂！嘉弟。你好嗎？傻大姐，你好？請坐。

嘉禮 謝謝你，你好嗎，哥哥？

漢禮 很好。你來了好久嗎？

嘉禮 才來。

漢禮 嘉弟，你是來領錢嗎？我想你的月規還沒有到期吧。

嘉禮 謝謝你。我的錢還沒有用完呢。況且我又找到了一處教書底地方。

漢禮 嘉弟，不用在我面前拘束呀。我要每月多給你二十個盧布兒了。傻大姐，昨天董事會議底結果，他們決定加我一百個盧布兒一月底薪俸呢。

傻大姐 真的嗎？我替你歡喜，我滿心替你歡喜。

漢禮 行裏很器重我的幹練。

嘉禮 哥哥，我倒並不替你歡喜——這是理所當然的。昨天我碰到沈厚生，他告訴我你成了銀行中底表率了。他一口說他從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做事又能幹，又精細，又勤苦底人呢。銀行裏哪一個都畏懼你的。

漢禮 啊，是的，他們都畏懼我。我走過底時候，他們做着事頭都不敢抬起來。昨天我開除了兩個行員因為他們做事媽呼。是的，人家怕我是並非無因的。

嘉禮 自然，不過我你不算在內吧？哥哥，我是說了玩呢。但是，正經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剛才我正在這裏跟你的朋友談起呢。

漢禮 嘉弟，我的食客。羅馬人向來這樣叫的。

嘉禮 跟你的食客，我說錯了。我曉得他的境況不行。他家累很重，而况進款菲薄，才具短

拙。

漢禮 唔？

嘉禮 我呢再多的錢倒用不着。哥哥，做個好事，把那加我底每月二十個盧布兒給了他吧。正經我跟你商量。（彼此無話。漢禮專心地看着他的弟弟。嘉禮端然肅然。）

漢禮 好的，好的！傻大姐，你聽見他的話嗎？謝謝我的嘉禮弟弟，從今你可以每月到我這裏來領二十個盧布兒去了。

傻大姐 （不知如何是好。）我真弄不明白——我的天呀！謝謝你，霍先生。我真報答不盡——只有變牛變馬——！

（淚欲奪眶而出。兄弟二人望着他。）

嘉禮 （向他的哥哥輕輕地說：）他感激涕零了。
（大聲：）好，明天會，哥哥，明天會。你今晚上不出去嗎？

漢禮 要的，我還有約呢。明天會，嘉弟。門自己會關的。(嘉禮出去，漢禮等着不動直到門關好。他用臉部和手演出那門怎樣關起來底樣子，然後狂笑。傻大姐懷着一種恐懼底意思對他看。)

傻大姐 漢禮，你今晚上喝了酒了？

漢禮 我晚上常喝酒的。嘉禮要不是我的兄弟底話，我準會說嘉禮是一個——傻瓜呢。(笑) 他們加了我一百個盧布兒！他們說我是他們的表率。傻大姐，他們在銀行裏都見我怕呢。

傻大姐 (詭笑) 漢禮，真了不得！我真佩服你做到這樣。你開除了兩個行員，真的嗎？

漢禮 真的。

傻大姐 可是，我很替他們擔憂。他們不是也有妻子嗎？

漢禮 別管他們有沒有妻子，凡是有了失誤我總不能放過呀。他們的開除是罪有應得的！

傻大姐 那末那給我的二十個盧布兒怎樣呢？真的呢；還是不過說了玩的？

漢禮 你這只王八——只怕得伸不出頭來底王八呀。別怕，我不是說了玩的。你可以每月來領二十個盧布兒去——但是不會長久，傻大姐，不會長久的！（笑）那些銀行裏底渾蛋都畏懼我。我要偷他們一百萬個盧布兒呢，他們却畏懼着我！我要偷他們一百萬，他們却說，“翟漢禮辦底事是沒有批評的，他底人是足爲表率。”這不是滑稽嗎，傻大姐？

傻大姐（肅然）漢禮，我不相信。你不過是來試探我，沒有別的道理。對不起。

漢禮 你相信我那樣規矩嗎？

傻大姐 我不相信什麼。我敢說把你所有底才幹運用起來，在銀行裏不要說提動一百萬，就是二百萬——你要多少就多少。但是——！

漢禮 儂，傻大姐！放口說——儂！

傻大姐 比儂還要壞呢——儂！但是那到底是什麼道理呢？我含着滿眶眼淚求你！求你說個明白，不要尋我開心，不要作弄我！現在他們加了你一百個盧布兒，而且他們快會再加你呢——漢禮，你是我的恩主，但是我不相信你，我總覺得你只是在跟我取樂呢。

漢禮 傻大姐，你是個渾蛋！

傻大姐 這話我聽了好多次了。我聽了這話不會跳起來的，可是啊，我終不相信你的計劃呀。我的天呀！況且你爲什麼跟我討論那事呢？我是你的那一種朋友呢？你有做宰相底才幹，我可是什麼東西呢？不對，我一口咬得定你是說了玩的，你只是在裝腔，像做戲。你不會逃跑的！

漢禮 你真是個渾蛋，傻大姐！你們都是些渾蛋，你們沒有一個認得翟漢禮有着偉大的靈

魂。我有一個偉大的靈魂呢！我的靈魂住在宮殿裏，不住在那有間窗子向陽底孩兒室底倒霉的屋子裏的！但是讓他們上當去——我倒快活，看看那些渾蛋上底當。

傻大姐 我不知道，我不要知道！翟先生，你聽見了嗎，還是不聽見？我不高興再聽了。自從你告訴了我到如今這六個月中間，我一晚也沒有睡過——不打誑的！

漢禮 你爲什麼應該睡呢？

傻大姐 你說底什麼話？我以前是無憂無慮一覺睡到大天亮的。

漢禮 你爲什麼應該睡呢？我晚上也總不睡的。唉，我已經睡得太久了，可是現在我已經醒過來了。你不看見那爲了我在黑夜裏放着光明底太陽嗎？那是我的太陽，我已經醒過來了。那不肯媽呼底翟漢禮，那把這倒霉的樂譜放在

鋼琴上底，那把這屋子底租契訂了三年，十年，一百年底——翟漢禮已經醒過來了！你要我為你彈“狗底跳舞”嗎？聽好。我要為你彈“狗底跳舞”了。（他又像從前一樣，用着嚴重的，遲拙的，做作的態度彈着。隨後他笑了。）

漢禮 你聽了嗎？

傻大姐 我聽了。今晚上你喝了酒了。

漢禮 我晚上常喝酒的，我早和你說過了。但是我看你的笨肚腸也用得着灌一口酒下去打通呢。（按電鈴）我們來喝一點白蘭地吧。

傻大姐（凄然笑着）現在我又覺得你是真的了。你怎樣說，一點白蘭地！

漢禮 不要這樣大聲。（阿文進來）阿文，拿點白蘭地來——不要——那個好——拿點瑞典的甜酒來。快些！（阿文出去）你喜歡喝瑞典的甜酒嗎？

傻大姐 瑞典的甜酒是我的心愛。不過那幹嗎用呢？我看是毫無益處的。

漢禮 益處就是你呢來喝白蘭地和甜酒，而翟漢禮呢用他的算術去哄那些渾蛋去。那益處也就是——我可要你注意——大約兩星期之後我將要帶了一百萬盧布兒走掉了。確實那一天我不告訴你。

傻大姐 我爲什麼要曉得確實那一天呢？但是你怎樣去呢，倘然你並沒有到外國去底護照？

漢禮 我有的。但是，聽好：昨天我又在攷察鐵道地圖，於是我看出了我原來走四鐸函出逃底計劃不行。我會在四鐸函或是在馬鄒地方給抓住的。我是斷事如神的。什麼事我都預先見得到呢。我現在另外有了一個計劃了。

傻大姐 什麼計劃？

漢禮 我不來告訴你。

傻大姐 隨你吧，我本來也記不得的。你已經告訴過我多少計劃了！你告訴了我，我轉身就忘記了。我的記性竟是這樣！今晚上我們還要攷察地圖嗎？我很喜歡——那是這樣有趣，把我的靈魂兒都奪了去了。

漢禮 不要。不要這樣大聲。阿文來了。（阿文拿着甜酒進來，放在桌上。）阿文，你現在可以回家去了，今晚你沒有事了。阿文，明天見。

阿文 明天見（出去）

漢禮 喝呀，傻大姐，灌下去通通你的笨肚腸。這甜酒出色呢！

傻大姐 但願我的笨肚腸能夠打得通倒好了！今天我的小兒子病了——出疹子吧，我不知道——我從家裏走出來了——家裏沒有我做底事。一個好父親，真是！

漢禮 今晚我要到你那髒的小酒店裏去。今晚我要多喝點酒，談談天，見見許多人。可不要見一般渾蛋！傻大姐，你可知道麗采來找過我兩次，來敲過這裏的門嗎？

傻大姐 不知道。真的嗎？她親身到這裏來過嗎？

漢禮 是的。第一次她是給阿文打發走的，第二次是我自己替她開底門，我這樣舉起我的手對她說道，“走開！”她說，“饒恕了我吧。”我對她說，“走開，混帳的麗采！”我就把門關了。

傻大姐（啞啞笑笑）。我可憐那些女人，她們都是些渾蛋呢。但是你曾經愛她的？

漢禮 不會！今晚上我們可要到你那小酒店裏去——我喜歡那小酒店裏底那些人！

傻大姐 很好，那末，我們去吧，我總奉陪。

漢禮 而且我也喜歡你陪。和你在一我起

可以隨便說話，好像只說給自己聽一樣。可是我並不是說給自己聽，因為你是生耳朵底。可是我還只是說給自己聽，因為這兩隻牛底耳朵呢！可是你却刁呢——你却是隻很刁的小東西呢。

● 傻大姐 我怎麼能刁呢？你說底什麼話？我曾經癡心妄想要做一個偵探——豈知，什麼人我總會當面錯過，放他逃跑的，而且我還一點沒有在意呢！啊？（喝酒）

漢禮 不對。你是一隻很刁，很刁的小王八。我看得出的。你已經爲你自己想好點法子了，你不願意做一個呆鳥呢。喔，你這個大壞蛋！但是那不打緊，因為我的神靈已經預先給我警告了！（笑）那不打緊！

傻大姐 這不要說了。這竟會一切火車和一切輪船你統統熟悉的嗎？

漢禮 統統熟悉。

傻大姐 了不得！統統熟悉？我可趁電車底本領都沒有，我常常會趁錯的。這竟會你弄一百萬個盧布兒只用兩張紙就成嗎？這有點不好相信吧！

漢禮 只用兩張好了。

傻大姐 竟有這樣的本領！可是你用底兩張紙上寫些什麼呢？

漢禮 那你這糊塗虫底傻大姐用不着曉得牠。那是多事。不過，大約兩星期過後就會有一個某某體面紳士趁着某某輪船動身，他還在口袋裏藏着一百萬個盧布兒呢。而且那個紳士趁在某某輪船上還會這樣舉舉手——他會向着遙遠的岸上伸出手去說，“遙遠的，倒霉的岸呀，再會吧！有着向陽的孩兒室底屋子呀，再會吧！不含糊的霍漢禮呀，再會吧！倒你的霉去吧，死掉

去吧，葬掉去吧！”傻大姐，你喜歡跟我握手握得你骨頭都碎掉嗎？

傻大姐 不。這套玩意兒我不喜歡，漢禮。

漢禮 叫我翟先生，不要叫漢禮！要是我再碰到你對我有一點點不恭敬起來，傻大姐，我的老朋友啊，翟漢禮底唯一的朋友啊，我非但要弄斷你的手，我還要把你周身的骨頭全都弄個粉碎呢。你聽見嗎？

傻大姐 這是出於無心的。我怎麼敢對你不恭敬呢？我的天呀，我難道這樣不知進退嗎？

漢禮 說得好！乾了你的杯子，我們馬上到你的小酒店裏去吧。去了你會儘喝，不開口，一直喝到你的兩眼發直，我呢，會喝，笑，扯桌子，講那混帳的，死了的翟漢禮。喂！

傻大姐 （在立起來） 我剛才正想問你一件事，你既是那樣客氣呢。當然，我是已經娶了親

底人，但是我們何妨到那小酒店過去不遠底一所院子裏去一下呢？那裏的姑娘都是很出色的，還很聰明呢。真的！這也許很配你的胃口呢。

漢禮 混帳東西！你這十惡不赦的流氓，你這王八。喂！

傻大姐（在喝乾他的杯子）照杯。好，那末，我們就不要去好了。我並不是一個流氓。我不過是一個倒運的人。如其我的孩子病得厲害呢——我來了。

漢禮 關了電燈。（他們關了電燈出去了。舞台上空了一刻。隨後那扇通到別的房間底門慢慢地開了，聽到有小心的細語，還有兩個影子，由街燈光中依稀照出來，在室內走動。聽到有一個婦人底吃吃笑聲。）

嘉禮（大聲而鎮靜）這裏沒有人。他們都出去了。你可以進來。不要怕。

婦人的聲音 喲，我碰痛了膝蓋了。（笑）我

們好像是在這裏做賊。

嘉禮 我找不到那開關。我想在這裏吧。且慢，阿麗，不要動，等我開亮了燈。

麗采 不，不要開亮燈，且慢。我現在坐在一只靠手椅上。但是我認不出我在什麼地方，這真有趣。我們像在一家驀生人家底屋子裏面做賊一樣。賊也會這樣坐在靠手椅上這樣四面相着的。嘉禮，我們就當我是在這裏做賊吧。（帶開玩笑帶個嚇，低聲：）我們來殺死你的哥哥漢禮，搶了他的錢去吧。

嘉禮 我一點都不想這樣玩。可是我自己該死沒有把手電燈帶了來。你在那裏？我看不見你。

麗采 這裏。

嘉禮 阿麗，我一點東西都看不見。我要睡着了。要再過今晚這樣底一晚，再過今天這樣底

一天，我一定會一邊走路一邊睡着了。奇怪！你不累麼？

麗采 （輕輕地笑着）不累。

嘉禮 可是我——（打呵欠）你的丈夫你也這樣不讓他睡的嗎？

麗采 我的丈夫——讓他睡的。可是我這樣一點東西都看不見多有趣呀。我不曉得你坐在那裏。這是那一個房間？我怕在亮頭裏看呢。這屋子我只來過兩次。那時這屋子還沒有佈置完工，不過要怎樣佈置漢禮說給我聽的。告訴我呀——不，不要開亮電燈，只要告訴我——這裏，在鋼琴底上面，掛着兩張畫。且慢，讓我來想，是的，這是裴多汶底像還有什麼“合奏圖”呢——是嗎？

嘉禮 不對。這裏沒有畫的。

麗采 地毯呢？

嘉禮 這裏沒有地毯的。

麗采 在壁角裏底靠手椅呢？

嘉禮 我不曉得。我告訴你吧，這屋子漢禮就此沒有佈置完工。阿麗，我覺得厭煩透了。你爲什麼逼我到這裏來呢？你要到這裏來幹什麼呢？

麗采 我要來就要來。

嘉禮 這要不是你老脾氣發作，那就是你鑽進了魔道了。這對於我本來是無關緊要的，只不過委屈點吧了。如其你今晚上打算好定要在這晦氣的屋子裏哭一場呢，那末對不起——我要睡着了。

麗采 我記不起漢禮底面貌了。他像你嗎？我想不出他的面貌了。

嘉禮 明天會。我剛要睡着了。

麗采 你這個人非常可惡。我真奇怪！像

披瀝那樣正直可靠的人會有這樣一個混帳的兄弟。

嘉禮 所以，你丟開了正直的漢禮，而做那混帳的嘉禮底相好嗎？對嗎？

麗采 照你說來，我也是——

嘉禮 也是什麼？起初你爲了你的丈夫對不住漢禮，現在你又爲了我對不住了漢禮又對不住你的丈夫。哼，你的丈夫，自然啦，是一個傻子，但是終究啊——現在，你貼我錢花。你想，那不見得正派到什麼地方呀？

麗采 開電燈。

嘉禮 曉得。（在尋找開關）阿麗，我不曉得你爲什麼這樣討厭我。你剛才不是恨恨地說“可惡”嗎？來了！（搵開了電燈。麗采坐在鋼琴旁底一隻靠手椅上；她用兩手遮蓋着雙眼，避那突然亮底燈光。嘉禮從新坐下，精神萎靡，對燈光霎着眼。）你可以隨心逞意地對付

我。我是好說話的。他媽的！他們在這裏喝過甜酒呢。那倒有趣。這位傻大姐幹他的事很得手呢。甜酒！（麗采放下他的兩手，然後驚恐地視察這間房子，她帶着大金剛石底耳環。她很美麗。）

麗采 怕人呀！怕人呀！

嘉禮 這只是難受吧了。

麗采 不是。這是像有一樁罪案已經犯在這裏似的。一樁罪案是犯在這裏了。嘉禮，我殺了人了！

嘉禮 胡說！女人總會見鬼！可是這裏有些什麼——確有一種有趣的氣味。罪！這個字應該小心點說。說了竟會應的。哦，他媽的。這扇門。他有鑰匙，他什麼時候都可以回進來的。我們去吧！

麗采 且慢。我還要看看。我愛他！

嘉禮 我相信的。阿麗，你的金剛石多好

呀！

麗采 我愛他。從前我爲什麼要那樣呢？那是用不着的，那是一點都用不着的。我現在有了很多的錢，但是我用牠不着呢，我一點都用牠不着呢。但是在那個時候我要錢——也許我不要牠吧？我不曉得，我不曉得！嘉禮，你要呢，我明天就給你一萬個盧布兒吧。

嘉禮 我要的。

麗采 你要呢，我給你二萬吧。

嘉禮 不要，乖乖，你不肯的。就是一萬你也不肯給我呢，不過今天到這裏來這一次五百個盧布兒你會謝我的。乖乖，我知道你的。但是我並不在抱怨呢。這點子我也就心滿意足了。（不安地走着）阿麗，我的心煩躁死了。（伸伸四肢）我們得想點法子。我們去坐在汽車上大兜其圈子吧。來呀。慢，讓我親一親你的耳朵——你的耳朵多

好。

麗采 耳朵呢還是——耳環？

嘉禮 都好。你真是乖乖的寶貝。

麗采 走開。你敢！

嘉禮 我敢。看我這一下！（親她的耳朵）

麗采 （擲掄地）天殺的！

嘉禮 （立刻走開，暴躁他：）不要！

麗采 天殺的！天殺的！

嘉禮 （臉色在發白）我已經對你說過教你別再喊我那倒霉的名字。我的名字是嘉禮不是天殺的。請你記牢些！

麗采 （臉色也在發白，但是仍舊笑着：）天殺的！不對的！你正是個天殺的！

嘉禮 （兇暴狀）但是我不要你叫——誰跟你開玩笑？別的什麼你都可以叫我。我不會生氣，但是我不要聽這個綽號。你聽見嗎？不要惹

我。不要惹我！

麗采 我叫了便怎麼樣呢——天殺的？

嘉禮 (慢慢地) 怎麼樣啊？我的哥哥明天人家會說他謀殺了馬麗采把他抓去呢。我要掐死你。不許響！

麗采 (退後，低聲說：) 天殺的！天殺的！天殺的！

嘉禮 (走前一步也低聲說) 住口。住嗎？再不住，我就——

麗采 (躲到靠手椅底背後) 天殺的！(嘉禮默然走近她。麗采向後倒退，她張大了眼睛釘着他。忽然間她停住而傾聽。) 別做聲！(驚怖) 有人來了。

嘉禮 (也驚) 那裏？噓！

麗采 腳步聲。

嘉禮 不是。

麗采 有人在門外頭。

嘉禮 嗒。那裏？

〔二人臉色都發白，彎着身，用心聽着。無動靜。電燈亮着。〕

——幕落——

第三齣

第一場

〔佈景……夜。霧。彼得羅西底的一條運河底邊上。遠地裏有燈光。台底前部有一扇鐵門可以分明地看出。鐵門之外，運河及運河底那邊都被黑暗包圍着，許多大房子，微茫地在台底後部。東東西西的窗上有零零落落的燈光——光色黯淡并且死定像黃色的斑點。〕

〔漢禮與優大姐立着，半倚在那扇鐵門上，談着話。漢禮在袖着一枝雪茄。〕

漢禮 你醉了，傻大姐，你爛醉了。你的眼睛水汪汪的了。來呀。

傻大姐 我不高興。

漢禮 我去喊一輛車子好嗎？那你可以不用跌跌踉踉了。

傻大姐 我不要。

漢禮 我再給你喝點白蘭地吧。

傻大姐 我一點也不要了。你自己醉了。我不高興到你的家裏去——讓我一個人在這裏。我不要去！

漢禮 不要叫起來。

傻大姐 我並不叫（停頓）漢禮，放我走吧。我要跪下來了，你要不要？我要跪下來求你了，只要放我走，不然我又要喊了。

漢禮 立三！

傻大姐 我不高興呀。你爲什麼要拖我去

呢？（叫號）我躲了起來，你却把我找着了——這要我的命了。我不高興再到那小店裏去了。我不要白蘭地，我要家去——我的老婆等着我呢。

漢禮 你醉了。不要叫喊，這是發傻。我問你，你想做底事忘記了嗎？想想看！想想看！你不是打算趁我拿了錢逃走底時候去告發我——想得到一筆大賞錢嗎？那麼你就可以發財——發財了！想想看！

僕大姐 是的，我是那樣想過的，但是我現在不高興那樣做了。我被你的地圖弄得頭腦子都發昏了；我覺得我好像一隻獵狗了。我東奔西跑，莫名其妙地不知跑到甚麼地方去。那天不知是什麼晦氣我會在穀寺基碰見了你——那時我很快活——我以為碰到了一個老朋友！

漢禮 是的，那天真是晦氣。你說的很確切。到我的家裏去，去呀；那裏很好的。你忘記了。

嗎？我們要把燈通點了起來，我要拿白蘭地酒出來。

傻大姐 我不去了。我的話說完了，霍先生。

漢禮 叫我漢禮。

傻大姐 我不高興去了。不管你帶一百萬跑，或是——他媽的！滾他媽的！

漢禮 很好，我跑好了。再喝一口，這是白蘭地。

傻大姐 那裏來的？（從瓶內喝酒）好酒。你呢？

漢禮 我也要喝一口。（喝酒）

傻大姐 （笑）好伙計！你銀行裏底人該要看看你現在這種樣子——多有趣！天呀！

漢禮 （淺笑）他們正好睡呢，他們在夢裏還看見霍漢禮忙着算他的賬呢。那知道霍漢禮

正和傻大姐喝着白蘭地呢。(二人都笑,晃着。)

傻大姐 我們在什麼地方了?我不認得這地方。我們在什麼地方,漢禮?

漢禮 這是加太林運河。那是霧——那裏是水。你要吐口唾沫到水裏嗎?

傻大姐 要的。(唾)那是什麼呢?

漢禮 那是那邊房子上亮着燈光底窗子。有人醒着呢。

傻大姐 我以爲只有我們醒着呢。你還有白蘭地嗎?我還要喝一點。我覺得冷。

漢禮 到我的屋子裏去吧,我再給你喝好了。那裏有一張小圓桌,在那桌子上有白蘭地,有甜酒。你喜歡甜酒嗎?

傻大姐 (還固執着,但是在變軟了。)我不高興去。你要不是現在立刻逃走,我就要——!你爲什麼不逃走呢?你這種賊倒也奇怪?我好賭咒

的！我要投河了，天呀，我真的！

漢禮 哼，你真是個刁鑽鬼！你們都是些刁鑽鬼，你們想刁得過翟漢禮嗎？可是你們不能呀。他會哄你，傻大姐！我是說笑話呢。你可以整天整晚在後面追我，但是你休想追得着我。你會弄得發瘋，你的眼睛會紅得像瘋狗，你會釘着我狂吠，但是你休想追得上我！

傻大姐 現在我的眼睛是紅了。不過你也醉了。

漢禮 你發傻了！我怎麼會醉。我喝這東西——（把酒瓶投入河內）——這東西變了火，像火焰似的燒起來。我裏面都是火呢！

傻大姐 我說不定會逃走了一百二十次了。

漢禮 喔，是呀。你說不定會逃走了一百二十次了。還有一個傻子也說不定會逃走了一百

二十次——警察呢也說不定會一百二十次地抓到那還有一個傻子呢！可是我却在等待着。我想着又等待着。唉，我幾次三番打起了一個計畫，一會兒又把牠打倒了，這樣鬧得我已經厭煩透了。可是我馬上要有一個打不倒的計畫了——那末我要變得影踪全無了。一，二，三——嚨！（吹着他的手指）翟漢禮那裏去了？影踪全無了。對不起，他使了一個隱身法。傻大姐！你能夠追得着一個有妖法底人嗎？

傻大姐（苦笑着）現在你的話又像真的了。你真是壞人——一個惡鬼。我還是家去的好。

漢禮 是真話，這是真話！我有一個靈心能夠看出一切。你說這是霧，我對你說這是翅膀，翟漢禮要駕着飛去底。我有一個靈心；牠會在人家睡着底時候思索的。牠思索的甚麼呢？一切！喔，我看出了多少人家的夢呀，我多少快活呀！

(高興地笑) 對不起,我推了你。

傻大姐 不要緊,漢禮,那算什麼呢。

漢禮 那是冒犯了。對不起。有許多渾蛋問我,“你整天幹些甚麼,你常常是一個人?”嘿,我要思索,我整天地不吃,整晚地不睡去思索還來不及呢!思索!思索!他們帶我去玩花姑娘,他們好像是我生了病要醫治底樣子所以帶我去的。他們問我,“霍漢禮,好玩嗎?”我就向他們說,“很不錯!”哈,鬧得妙極了。(笑)

傻大姐 (也笑着) 那些花姑娘漂亮嗎?

漢禮 你發傻了。好像我真要玩女人似的!花一點子錢,我就可以荒唐一下——多傻呀!聽好,我現在三十四歲了,我還可以再活三十四年吧——我到了老來又怎樣呢,這沒有什麼關係。羅馬的教皇只有到了老來才做到教皇的呢——那沒有什麼關係。在美洲——或者在什麼

我能去底地方，在無論什麼袋在翟漢禮底臭皮囊裏底什麼人能去底地方——在美洲我要把我的一百萬去做生意。哼，我知道怎樣可以居奇，怎樣可以賺錢！我有一個計畫，我已經盤算得熟透了，我甚麼都想到家了。並且我認得許多商家可以在五年之中賺到一千萬。不好嗎——一千萬？

傻大姐 這是從那裏說起！

漢禮 不，傻大姐，那還不好——一萬萬呢，二萬萬呢——那好了！那末我可以生活了！那末我可以享福了！有了這筆錢我可以造許多高房大廈，買許多姑娘，做許多好事，再可以用一個算法精明的翟漢禮替我管賬了——那末我可以享福了！我要享福了！

傻大姐 不，我不要。放我，漢禮。好朋友！你爲什麼抓住我的手？放我。

漢禮 老朋友，你一定要相信我是真話！你一定要跟我好。我有一個靈心。

傻大姐 我跟你好，我跟你好的！

漢禮 （彎下向着她，輕說：）別作聲！你曉得我，翟漢禮，是一個犯人嗎？我是的！

傻大姐 真的嗎？原來，謝天謝地！

漢禮 你只會想到錢？不，這並不是錢。這是些女人呀——這是些小孩子，還只會伊啞地叫着“漢禮，漢禮！”底小孩子呢。這是謀殺人命，這是奸詐，這是坑害，作偽，哄騙，很毒——再有嗎？再有翟漢禮不會犯過底事情嗎？

傻大姐 （無力地）放我走。

漢禮 我們快些去喝白蘭地吧——你歡喜白蘭地？還是甜酒？乖乖的立三，我要拿甜酒給你，真的，儘暢你喝。

傻大姐 又要甜酒了？我一點都不要喝。（粗

暴地) 這些事情你什麼時候幹的? 你騙我。你那裏來錢夠去幹那些事呢? 我不高興再聽你這樣胡說八道了, 我聽夠了!

漢禮 (快樂地笑) 我在磨鍊我自己, 我得要知道一切。你記得嗎。我們在學校裏怎樣學的? 我在磨鍊我自己。我在畫畫, 我是一個有名的畫家呢。我已經成功了一切了!

傻大姐 放我走。

漢禮 別做聲, 不然我要丟你到河裏去! 我已經成功了一切了。他們——這些人——他們只知道犯罪的外表, 但是我, 翟漢禮, 我已經探到了牠的精髓。唉, 我多麼明白謀殺的精髓呀!

傻大姐 我要喊警察了。

漢禮 不許響, 你傻蛋!

傻大姐 (大聲) 警——(漢禮掩住他的嘴。略有爭執之後, 少靜。只有傻大姐底恐怖的喊聲與漢禮底沉重的呼

吸聲可以聽到。)

漢禮 可是我不過和你開玩笑呀。這是發傻。我和你開開玩笑，你不懂嗎？你現在別喊了，還要嗎？

傻大姐 不喊。我嚇壞了。

漢禮 自然，自然！你把我說底當了真，就嚇死了。不要這樣發抖。你竟是一隻可憐的小羊，我成了一隻老虎，不像嗎？（笑，做成和善狀。）我是一隻老虎，是不是？

傻大姐 我很歡喜你，漢禮——你是我的恩人。我為什麼要喊呢？（啜泣）放我走，我凍僵了，我或者會傷風的。

漢禮 是的，是的，空氣是這樣潮，霧是這樣大，你或者會傷風的。你的身體很不行。你不要發抖。不要——我們就要回去了。我們還是回去呢，還是你高興再待一回兒？我還想再待一

回兒。

傻大姐 我就要回去。

漢禮 喔，你這小傻蛋！他在發抖呢。可是我們將要用燙的甜酒，用極燙的甜酒把他暖過來，並且我們還要玩一玩音樂。你喜歡音樂嗎？

傻大姐 我喜歡的。有人來了。放手吧。

漢禮 (笑着) 那是山大王吧，傻大姐。‘那個小孩子，駭得索索抖，緊偎着他的爸爸。’誰來了？誰要嚇壞我的小綿羊呢？(笑) 那沒有什麼：那是個女人戴着一頂大帽子。那是個縹緞的做生意底女人，你今天晚上要賣一點風流了！

傻大姐 我不來。

漢禮 來，來。你自己說過的。好，笑一笑，笑一笑——你的一表真不錯呀！（一個女人戴着一頂大帽子，冠羽因受濕而垂下，從霧中不聲不響地顯出。）

漢禮 好漂亮的姑娘，喂。你可以告訴我，

這樣的天氣你爲什麼還要一個人在外面走呀？

(那婦人靜望着二人)

漢禮 (笑着) 不要裝啞子，傻大姐，擺點工夫出來呀。搭訕上去呀。今晚上你準是個小白臉兒呢。

傻大姐 教我拿什麼話搭訕上去呢？姑娘，你一個人走路不害怕嗎？

漢禮 (笑着) 他說你一個人走路不害怕嗎？啊？讓我們聽聽這位縹緲的姑娘底回話。啊？

(那婦人笑着并且招她的手)

婦人 噯，朋友。你們是在笑我不是？你們站在這裏幹嗎，在這運河底邊上？你們在等我嗎？

漢禮 她問：我們是在等着她嗎？呃，傻大姐，答話呀。這位姑娘真不錯。

傻大姐 我怎樣答話呢？漢禮，你真奇怪！

我們叫一輛馬車坐去得了。答話有什麼用處呢？

漢禮（高興着）照啊！這才像個好漢呢！

〔二人都笑。那婦人，想了一下，也笑。〕

婦人 你們喝醉了嗎！你們爲什麼立在運河邊上？我凍僵了，我要家去。現在多早晚了？

傻大姐 歡樂的人不知道早晚的。漢禮，我怎樣說的？歡樂的人不知道早晚的！（大聲笑；漢禮也笑，拍着傻大姐底肩膀。）

婦人 你們既是那樣歡樂的，那末我也配做一個同伴了。我也是歡樂的人呀。我的名字叫如意，所以我的朋友就替我起了一個綽號，叫我做“歡樂如意”。我無論到甚麼地方總帶着運氣的。他們都恭維我呢。喂，我們爲什麼站在這裏呢？我帽子上底烏毛是怕雨的！

傻大姐（笑着）歡樂的人不知道早晚的？怎麼？如意啊，你怎樣想呢？

漢禮 (稱許狀) 對了, 對了, 傻大姐, 你熟托起來了。但是我們得問問這位姑娘底價錢。

婦人 那是什麼意思? 你說廢話了。我們去就是了。

漢禮 傻大姐! 那問你的價錢底是瞿漢禮。他恐怕你的價錢會太貴。

婦人 喔, 一點不會貴的。

漢禮 (笑着) 會的, 他剛才怕呢! 現在我們可不怕了。歡樂如意, 請你來吧。現在我們大家都歡樂了。

傻大姐 大家歡樂! 我歡喜她的。你帶着她吧。如意, 你歡喜白蘭地嗎?

漢禮 自然, 她會跟着我們來的, 自然啦。我們那裏有白蘭地, 有燙的甜酒。來呀!

婦人 你們可帶我到那裏去呢? 到驀生的地方去我怕的。

傻大姐 如意，我們都是好人——別怕。漢禮，我要攙着她的手嗎？如意，你的手！啊，好玲瓏的小手！

漢禮 你可真是個風流浪子了！來。我保護着你們。走呀，乖乖的孩子們，我就跟着來了。

(二人先走。漢禮跟着。)

婦人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傻大姐 如意，你愛我嗎？我是一個好人。

(河邊沒有人了。霧。夜。)

——幕落——

第二場

〔佈景……同晚。稍隔一會之後幕起了，看客可以看到漢禮底依舊未佈置好底房間。室內光耀如晝。桌上放着白藥罐與水菓。漢禮，傻大姐，和“歡樂如意”都坐在桌邊，喝着酒。他們已經喝了不少。桌子上東西弄得雜亂。傻大姐，醉態可掬。外衣已經脫掉，祇穿着骯髒的襯衫和破的背心。那婦人底酒量半解，但是她還帶着她的拖着溼的烏羽底大帽子。〕

漢禮 如意，再喝一杯。請呀。吃只生梨。
婦人 謝謝儂，我有點喝不下去了。你做了

主人可自己一點也不喝！

漢禮 喔，不見得。我也喝着呢。請呀——
“歡樂如意”，我敬你一杯！

傻大姐 我也敬你一杯！

婦人 我要醉了。好，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
屬！（他們喝酒）我想要一點檸檬呢。你這所屋子
要多少錢房租？

漢禮 一百個盧布兒。

婦人 連着小租？

漢禮 喔，是的。連着小租。

婦人 這並不貴。而且鄰居又好。噯——
（向傻大姐）什麼事？你為什麼拉我？

傻大姐 如意，脫掉你的帽子！

漢禮 傻大姐，你對女子太野蠻了，你應該
好好的，不應該拉她。咳！

傻大姐 叫她把帽子脫掉呀！對她說呀。如

意，脫掉你的帽子！

婦人 你要我的帽子幹麼？讓牠乾好了。放在頭上乾起來好。你又不來替我買過一頂。

漢禮 不要又拉她的頭髮！

婦人 這不要緊。我們正講着正經話，他却來鬧我。那並不貴，一百個盧布兒——一點也不貴。但是你應該租出幾間，把牠們空着做甚麼？牠們都空着。啊，你又把我的杯子斟滿了，你手脚真快！

漢禮 祝你康健！

婦人 我很康健呢。噯，真的，這些房間都空着啊。況且又是很好的房間。誰都會要租的——要房子的人那樣的多，這些房間倒都空着。門前貼一張召租出去：“內有房子二間出租。”

漢禮 並且窗子朝陽——這很要緊。

婦人 窗子朝陽，對啊對啊。寫了貼出去

吧，不然叫門房寫了貼一貼也好。不必勞你自己。你自己用廚子，還是在外面包飯的？

漢禮 在外面包飯的。你曉得，用了個廚子很麻煩呢。

婦人 啊，是的，有時你用了個廚子真麻煩得很呢！但是，啊，你們男人竟不大會替自己安排呢！看着你的臉真好玩！

漢禮 再喝一杯！

婦人 謝謝儂。喝得太多了吧？我想要一點檸檬呢。（向優大姐）又來了？你這人多淘氣——你要什麼呀？

優大姐 你跟我來的，不是跟他呀。漢禮，對她說！（漢禮與那婦人都笑）

婦人 當然跟你，跟你來的。好，你的嘴唇給我。我來和你親個嘴吧——不要生氣了。

優大姐 我不高興生氣呢。你一定要愛我，

聽見嗎？

漢禮 他吃醋了。傻大姐，你不是吃醋嗎？

婦人 吃醋吃得不得了，這真是。啊，你這發極的猴子！

漢禮 他是一隻愛吃醋底王八！

婦人 啊，傻大姐，你這渾蛋！看，就是你的朋友也在笑你，他在想，你多麼渾蛋啊，再有你的鬍子像一隻羊媽媽的鬍子。啊，你這羊媽媽！

(弄着傻大姐底鬍子；他欣然笑。)

傻大姐 如意！放手！

婦人 不，我不放！你要吃醋嗎？你這小王八。我和你開了一點玩笑。現在我可以再喝一杯。傻大姐，再喝一杯！

漢禮 她愛你呢。

婦人 自然，我愛他的，他是那樣有趣。噯，你這落開嘴的傻小子，你爲什麼把酒潑到檯布

上去？你潑在檯布上，那得要洗的。當心些。（向漢禮）我們潑掉了這末多，對不起！

漢禮 不要緊，那何妨呢？吃隻生梨吧，請呀。你爲什麼不吃點水菓呢？傻大姐，吃一點。

傻大姐 我在吃啊。如意，他的心真好。他的心真好，是不是？

婦人 他作的東，可是他自己一點東西也不嘗。

漢禮 喔，誰說？

傻大姐 漢禮，我很愛你。如意，我很愛他——他心地好。我很曉得他。他叫我一聲“立三”——我馬上就奔過去了。你丟不開他呢——啊，休想！

婦人 啊，我這樣坐得累了。我可以坐到那榻上去嗎？那裏軟一點。

傻大姐 我也要坐了。

漢禮 好極，請坐。立三，你爲什麼不招扶那姑娘多吃一點呢？

婦人（笑，醉了：）也許我就要去洗碟子去了。我是這樣傻的。別的人會鬧出各種笑話來，可是我酒喝得太多了，就跑去洗盆子，擦刀子和叉子！這是很好笑的！我洗得碟子不多，可是砸碎了的倒有一大堆呢。

漢禮 如其這樣你覺得開心呢，你就——

婦人 喔，不要。我還沒有醉呢。啊，那好。（坐在榻上）你，小王八，坐下來，我講一只故事給你聽。有一次有一只小王八——他的背很硬——喔，硬到這樣！（她搔着傻大姐底掌心，他笑，縮回他的手。漢禮遠遠地望着他們。他不做聲，似乎他不在那裏。）

傻大姐 如意，你愛我嗎？

婦人 我愛你，我愛你，我自然愛你！有一次有一隻小王八。

傻大姐 你覺到冷嗎？

婦人 現在我覺得暖了，剛纔冷的。且慢，我要脫下我的帽子。這東西討厭——滾他媽的！看這幾根鳥毛！喔唷，我在路旁邊走着從五點鐘到現在——這是誰都要受凍的。

傻大姐 (笑) 我可有五個孩子！

婦人 (笑着) 啊，你這王八！你要這許多孩子幹麼？我有一個，死掉了——你却有了五個！女孩子嗎？

傻大姐 三個女孩子，一個小的男孩子已經死了——叫做瑞霞。那一共是幾個？

婦人 好，自然啦，女孩子。這真是！我有過一個男孩子，一個小潑皮。

傻大姐 喂，讓我算算看！

婦人 算有什麼用處呢？你是一個特別的人。你真會算賬——掄着指頭算他的孩子！不要

算了！

傻大姐 如意，你不對。天下算是最好，不算你就會忘記的。且慢，我來問他。漢禮，我一共
有幾個孩子呢，喂？（漢禮仍不做聲，他的眼睛閉着。）

婦人 我想他在打盹，別做聲！讓他睡一會兒。

傻大姐 你怕他嗎？

婦人 我爲什麼要怕他呢？你對我不規矩，可是他是很規矩的。我很歡喜他。別做聲，讓他睡。

傻大姐 他算法很精！他有一百萬呢！

婦人 真的嗎？

傻大姐（笑）我是有心這樣做的。我也刁的。他以為我走開了，但是我——聰明的是他，渾蛋的也是他，一個大渾蛋呢。

婦人 他比你聰明呢。你聰明嗎？讓我看。

傻大姐 他上了我的當。(笑) 他以爲我走開了,但是我每天晚上站在他的窗子底下。他的行蹤我都看在眼裏。他不能逃出我的手裏——啊,休想!

婦人 別嚷!

傻大姐 我沒有嚷。“艾立三!”你們要認得認得我艾立三是何等樣的人了!我要嚇你們一跳!我能夠喊,我能夠跳,只要趁我高興——我就是那樣的人。趁我高興呢,我能夠自殺,那末,去,去找艾立三去!“艾立三”呀!

婦人 你真是胡說八道。

傻大姐 這並不是胡說。你那裏配罵我胡說?我要請你吃耳括子。

婦人 你這會發脾氣的王八!

傻大姐 不,我不是王八。我是一個人。是他教我做的王八。但是我是一個人。我確是不中

用，但是我是一個人。我這裏也有一個良心，我知道舉頭三尺有神明，但是他不管的。他怎麼可以把我這樣呢？(嚷着) 我要氣死了！

婦人 喂，喂！你氣些什麼？

傻大姐 (啜泣) 我要氣死了！

婦人 我不要聽了，我耳朵脹起來了。再聽下去我要打瞌睡了，曉得嗎？

傻大姐 和我親個嘴吧。

婦人 一會兒你嚷起來，一會兒又要我和你親嘴起來了。來！

傻大姐 我不要你和我親嘴。你的鼻梁是場的。誰用得着你這場鼻梁呢？滾出去！

婦人 你自己滾吧！這真是！請我來底又不是你。你自己滾吧！你這懶賴的小王八！

傻大姐 如意！

漢禮 (大聲) 立三！你還要白蘭地嗎？好，

好——不要打起來。不要動手！

傻大姐 我沒有打起來。是她呀。

漢禮 你們拌了兩句嘴？那不能算什麼。過頭了就完了。歡樂如意，再喝點白蘭地吧。

傻大姐 (笑) 漢禮，她的鼻梁是塌的。碰到了她該算我們見鬼！

婦人 那末碰到你該算我怎樣呢？(忿怒地戴上她的帽子)

漢禮 啊，立三，你不害羞嗎？你得罪了我們的客人！這不行的！你這人太豈有此理了。

傻大姐 (笑) 碰到了她真是見鬼。

漢禮 那末你應該謝謝鬼，不用生氣。如其碰到了這樣的女人說是見了鬼，那末我願意對鬼說，“謝謝你！”好鬼！(笑) 喔，是的，那許是個好的鬼！難道你以為鬼沒有好的嗎？如意，你說怎樣？

婦人 鬼也有各種的鬼，正好比人也有各種人一樣。

漢禮 (莊嚴地) 你聽見嗎，立三，你這渾蛋？喝呀，灌下去通通你的笨肚腸！喝呀！如意，再喝點——再趕快些喝！雞快要啼了。我的夜晚就要過去了，我還一個夢也沒有做過呢。再喝得快些。把那火吞下去！看我，翟漢禮，在吞着火！看着！一，二，三！（喝下一大杯白蘭地）

傻大姐 我也來！看着，漢禮！我也來！（乾他的杯子，咳嗽；那婦人，笑着，拍他的肩膀。）

婦人 我也要來！

漢禮 他也要來！我們大家一齊來！再喝得快些，我求你們，我的兩位好客人，我求你們：再趕快些喝！夜晚過得很快，但是我們一定要趕得比夜晚更快。我們來像溜韁馬一樣狂奔吧。你會學馬嘶嗎，傻大姐？

傻大姐 我會。現在什麼時候了？我明天得要做事情去呢。

漢禮 做什麼事情？你發昏了。你說的什麼事情呀？你忘記了嗎，老朋友，你忘記了你是在我身邊做事情嗎？

傻大姐 我昏了！（喝）如意，喝呀！

婦人 我是在喝呀。（笑）你把我們趕急了。
（他們都喝，很響地互碰着他們的杯子。）

漢禮 如意，跟傻大姐親個嘴。傻大姐，跟如意親嘴呀。

婦人 喝酒又親嘴！

漢禮 快些。我要看一個男人跟他愛底女人親起嘴來是怎樣的。這真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啊？

傻大姐 啊？

婦人 （笑着）來！（二人接吻）

漢禮 再來——再來——再很一點。啊！那才對了！

婦人 (笑着) 這人真特別——他從來沒有看見過親嘴的。喂，我的小王八，我們竟像一對夫妻了——我們親了三個嘴。

傻大姐 我愛你。

漢禮 好的！喔，我還有一點玩兒。我們就可以大家笑笑。等一等。我去一會兒就來——真正一會兒！（迅速走到他的臥房裏去）

婦人 我醉了，我乖乖的小王八——房子在我的眼睛前打轉了。（笑）他這一會子在幹什麼呢——他這張油嘴？

傻大姐 再跟我親個嘴吧。一切東西似乎都在跳舞。這真好玩！

婦人 好了。現在還是讓我摸摸你的頭吧。你這小王八的頭髮這樣稀少——好像生過癩痢

頭癩掉的。小王八，你生了癩痢頭癩掉的嗎？

傻大姐 癩痢頭啊——

〔翟漢禮進來，改了裝，換了步法。戴着一個薄假髮套，禿頂，赤鬚。他的兩頰很紅。他立定不做聲地望着那嚇呆了的婦人和傻大姐。〕

婦人 那是誰？喂！

傻大姐 噢，這裏沒有什麼人呀！那是誰？你爲什麼這樣呆望着我們？（嚇壞了，喊：）漢禮，這裏有人！（漢禮得意地笑）

漢禮（矯揉字音）二位請了：翟漢禮在家嗎，還是他已經逃走了嗎？我是一個英國人——譚聖陶先生。我天生紅頭髮。

傻大姐 這是從那裏說起？漢禮！天呀，把我的酒都嚇醒了！我竟看不出是誰了——竟把我嚇死了。這是從那裏說起？（笑。漢禮與婦人也笑。）

漢禮 你認不出是我嗎？

傻大姐 我怎麼能夠呢？況且你的體格，就是你的體格——況且那紅鬍子！（笑）

婦人 況且禿了頂。可是爲什麼要禿頂呢？

漢禮 看！（他用改變的步法，學着英國人在房內走過去。）

傻大姐 妙啊，竟是另外一個人。我弄不明白了！我糊裏糊塗了。漢禮，那是你嗎？

漢禮 我呀。我能夠改變我的走路，我能夠改變我的嗓子，改變我的隨便什麼東西。我每晚上穿了這個服裝，在鏡子裏考量自己，一個人在這房間裏踱來踱去。我在練習。你這傻蛋，明白了嗎？

傻大姐 這正是我所以說妙呀。那真妙呀。如意，你看見嗎？我佩服佩服——不打誑的呢。

漢禮（變更着他的聲音） 你們喜歡聽音樂嗎，立三兄；你呢，我的繚繚的姑娘？我是一個音

樂家，來彈給你們聽。

傻大姐 我喜歡的，請教吧。如意，音樂來了！

漢禮 我是一個有名的音樂家。聽着，傻大姐，我要給你們奏一曲“狗底跳舞”。聽着！（他坐下，帶着他慣用的做作的態度，再過分些，於是奏“狗底跳舞”，一邊說叨道：）小狗們在跳舞了。乖乖的小狗呀。踢踏——踏！

傻大姐 小狗們——好，好！

漢禮 這樣跳。這樣跳呀。他們用了一根繩子把牠們牽着——他們手裏揚着幾塊糖——踢踏踢踏。於是那些小狗提起牠們的腳——這樣跳呀——這樣跳呀！

傻大姐 再來！請，再彈一遍！

婦人 再來！再來！

漢禮 不來。那彈的夠了。（他離開鋼琴，迅速地走開；凶猛地瞪視着那婦人，再瞪視着傻大姐，於是蹬他的腳。）

我是什麼人？喔，你們這些渾蛋！這世界上最高明的音樂家就要來奏給我聽了，我要用我的腳按着拍子——我要用我的腳踹碎他們的倒霉的提琴，我要說“夠了”！我要把我的腳踏在你們的倒霉的樂譜上面！夠了！許多最最美麗的女人要來拜倒在我的腳旁，親着我的腳底下底污泥，我要把我的腳踏在她們的雪白的心口上面，要說，“夠了！”她要被我踏得粉身碎骨，還是親着我的腳死不肯放。“夠了！”我要嚷起來！夠了！你這混賬的，起碼的，負心的——畜生！（他用着大力砰然合着鋼琴底蓋）

婦人 喲，不要這樣！還是再彈一回吧。

傻大姐 漢禮，不要這樣。我怕了！你還是彈吧——彈那小狗們。讓那些小狗再跳起舞來。

漢禮 小狗們？

傻大姐 是的（欣然笑）他們怎樣用一根繩

子把牠們牽着，牠們提起牠們的小腳，牠們的小腳！（舉起他的腳）

漢禮 牠們的小腳？

傻大姐 是的。彈呀。我愛聽。

漢禮 好的，好的。（笑）他愛聽，他愛聽。很好，那末，小狗們呀。

婦人與傻大姐（央求着） 小狗們呀？……

漢禮（在鋼琴底旁邊坐下去；用着改變的聲音：）聽着！我是個有名的音樂家，我現在給你們奏一曲有名的“狗底跳舞”了。跳舞呀。

〔他彈着“狗底跳舞”。傻大姐，舉起他的手，學着一只狗舞着，用脚尖輕靈的盤旋着。他的臉色正經而莊嚴。那婦人也起來同舞。舉起她的手，她也盤旋着跳舞，彷彿在夢中。她的臉也正經而且專心。〕〔漢禮轉過他的赤髮底頭與紅的面頰，露出他的白的牙齒，向後看着他們，邊笑邊彈。〕

——幕落——

第四齣

〔佈景……同樣的佈景。夜。麗采，嘉禮與傻大姐在房內。〕

麗采 我想看看別的房間。可以看嗎？我不曉得。

嘉禮 爲什麼不可以呢？你喜歡看，你儘管看好了。你不用怕傻大姐。我們現在成了知己了。可是，阿麗，我怎麼漸漸發起胖來了——你覺得嗎？

麗采 是呀。

嘉禮 這差不多很不雅觀的。我上星期又

重了一磅，儘管我的運動啊，騎馬啊，老沒有用。我一定要去請教個按摩醫生了。傻大姐老兄，你用什麼法子弄得那樣瘦的？你快要成個癆病鬼了。

傻大姐 什麼？是的。我變得很瘦了。

嘉禮 你有多少重？

傻大姐 什麼？我不曉得，我自己從來沒有稱過。

嘉禮 阿麗，你看我們的朋友傻大姐不像從瘋人院裏逃出來底一個瘋子嗎？可是，阿麗，你爲什麼不到別的房間裏去看呢？去呀。我們在這樣隨便談談。你在看什麼？

麗采 嘉禮，我們上次到這裏到如今竟會有十八個月了嗎？看——那樂譜還是依舊呢。

嘉禮 是的，漢禮是愛守舊的。我想已經過了十八個月了吧——我不曉得。但是，阿麗，我

真不懂得這種傷心的回憶底好處。在這一點，我是個歐洲人。俄國人不是生活着的，他們只記着一些什麼吧了——你看不論他們做些什麼或是寫些什麼，往往像一種回憶似的。

莫麗采 那麼漢禮呢？

嘉禮 漢禮？我簡直不大懂得我的哥哥漢禮。不過，我相信如其他現在進來，他會把我們倆趕出去，儘管你的回憶怎樣妙，不中用呢。乖乖，趕快呀。

儂大姐 他不會來得這樣早，我知道他的習慣的。

嘉禮 那就好。我不喜歡跟漢禮鬧起來。

莫麗采 我的丈夫已經死了，我的兒子也已經死了，可是這裡什麼都沒有變動。那裏要掛個裘多汝底像——要什麼時候才掛上去呢？嘉禮，我要到別的房间裏去了。我馬上就回來的。

嘉禮 去呀。那電燈開關在門邊，你一找就可以找到的。傻大姐老兄，坐到我的旁邊來。

〔麗采出去。傻大姐坐近嘉禮。〕

嘉禮 喂，傻大姐老兄，你爲什麼給人家聞到有酸皮酒底氣味呢？你常常會想起些新的東西。你臉上不帶病容就有酒意。你爲什麼對我這樣呆望着呢？啊？

傻大姐 那事已經做了。

嘉禮 什麼事已經做了？

傻大姐 他已經保了壽險了。保了十萬——正像我們商量好的。

嘉禮 (在立起來) 真的嗎？保險單在那裏？他拿着嗎？

傻大姐 保險單就會送來了。他們早答應在兩三天內送來的。我說的真話。

嘉禮 真嗎？(走) 不！不。你在說謊，傻大姐

老兄，你在說謊呢，我看得出的！你真是個不堪的渾蛋——你爲什麼對我說謊呢？真是個不識好歹底東西——向我也說起謊來了。還是你怕要喝不到漢禮底白蘭地嗎？但是你已經喝出病來了——你現在要到醫院裏去躺一躺才行呢——你的眼睛像一隻瘋狗底了。我們，姓霍底，我們酒量是大的。我們是祖傳底結實身體，但是我不勸你再多喝酒了！

傻大姐 我現在有一個月滴酒不入口了。
不夠嗎？

嘉禮 這在傻大姐嘴裏說來確是很中聽的，可是事情如其是那樣，那末你的眼睛爲什麼這樣似醒非醒的呢？這又爲什麼你那樣喜歡漢禮呢？他又不見得把你當人看待呀。還是你在良心發現替他擔憂吧？

傻大姐 是的，我替他擔憂呢。我爲什麼不

應該替他擔憂呢？

嘉禮 唉！別說了！聽你開口就覺得討厭！況且我老實和你說——我稍微懂得一點醫藥，我告訴你從今年之內沒有一家保險公司敢冒冒失失替漢禮保險的。他有幾種症象，你曉得嗎？真很壞呢——我替他害怕。

傻大姐 在一星期——或者兩星期——之內那保險單就可以送來了。

嘉禮 你想教我相信嗎？

傻大姐 就會送來的。

嘉禮 我告訴你，對於這件事情我不大高興攪在裏面了。現在我的日子很過得去而且馬上——這還是個秘密呢——我要和麗采結婚了。你還不曉得她有多少錢嗎？噯。那末我那字條兒你也沒有弄好吧——託你幹一點事簡直不行。

傻大姐 我已經弄好了。這不是嗎？

嘉禮 (讀着) “予死矣，此與他人無干。予別無他囑，以五百元給僕人阿文可也。霍漢禮絕筆。”噫。這是你的主意嗎——給阿文底五百塊錢？

傻大姐 是的。

嘉禮 傻大姐，你真是好一個老奸巨猾。我剛才開罪你底地方，我現在都向你賠罪。我認得漢禮底筆跡的。這真是傑作。出神入化了！這也是他的紙張嗎？

傻大姐 是的，從他的寫字檯上拿來的。還給我吧。

嘉禮 你幾歲了——四十歲嗎？我一定說你做了四十年底呆鳥！這樣的本領把來埋沒在土裏！這真是豈有此理地笨呢！有這種假冒筆跡底天才，你極可以早早發了財了。這真笨呀！

傻大姐 把那字條兒還給我吧。

嘉禮 (把那字條兒夾入袖珍簿裏) 喔, 不, 我不能給你! 把那保險單給我看了你才能拿還——這字條兒才能穩妥。儂曉得啞, 老兄?

傻大姐 (遲疑着) 很好。嘉禮, 你自己才是個老奸巨猾哩。

嘉禮 (漠然) 唔——唔。我總得過日子呀——錢不會散在街路上的。給我一百萬, 那末你才可以教我做好人了。可是坐在洋車上眼看着別人坐在汽車裏——謝謝你。但是有一樣東西你得要提防底——那是貪心! 害死我們這般人底就是這個。阿麗來了。噯, 怎麼樣, 阿麗, 你在那裏哭過沒有?

麗采 嘉禮, 那真怕人。

嘉禮 什麼, 阿麗? 鬼嗎?

麗采 不要笑。有一間房間, 祇半間糊了花紙。灰塵, 石灰, 蛛網——那是什麼房間? 那時他

和我說過，我現在忘了——那怕人的房間是什麼房間呢？

嘉禮 我不知道。漢禮有那麼許多異想天開的事。我想那是孩兒室。(笑) 阿麗，造給你的並沒有生出來底孩子們的！

傻大姐 是的，是孩兒室。那回漢禮受着那刺激底時候，他叫人家不許去動那房間——大概從那時起，就一向沒有人進去過吧。

麗采 嘉禮，出去，請立三也和你出去一會兒。我要一個人留在這裏。可以嗎？

嘉禮 當然可以。傻大姐，我們出去吧，去胡亂談談。你今晚像新娘一樣的動人——我真歡喜你。阿麗，有事喊我們好了。(二人出去，麗采一人留着，手裏拿着繡花的手帕子。她帶着大的金鑽石底耳環。)

麗采 多奇怪呀！三年過去了。我的丈夫跟我的兒子都已經死了而且已經葬了，可是這裏

什麼東西都和從前一樣——這屋子還在等着我。我是誰？阿麗呀。我特地從莫斯科趕了來的。從前我到這裏來——我來看漢禮。他不在家，我就等着。那時我可以進來等着。漢禮，我在等着你啊！
(少停) 漢禮。我在等着你啊。(停頓，麗采哭泣。)我愛你，漢禮！我會快活吻着你所靠底桌子，吻着你所走底地板，吻着我從前不高興住底房間。不高興的是我嗎？我不知道。要不是我，又是誰呢？我愛你呀，漢禮。皇天后土知道我的心，我愛你的，漢禮呀，而且只有你，此外我從沒有愛過別人，而且只有你，此外我從沒有找過別人！你是心氣高傲的，你是不肯饒恕人的。我來敲你的門底時候，你把我趕出來。“走開，”你說。“走開，負心的麗采”——你說，就把門關上了。於是我只好去了。我愛你的，漢禮呀。(啜泣) 如其你不愛我，漢禮呀，你爲什麼要那樣悲傷呢？昨天你一個人在

運河邊上走着，你以爲只有你一個人，但是我坐在馬車裏從玻璃窗內看着你呢。你是那樣恹傷！於是我從新又，像一個小姑娘一樣，愛你了——你以爲你只有一個人——你很悲傷地走着，不看見別人。也許你還哭着吧，漢禮呀？也許你也在想着你的沒有生出來底孩子們呢？喔，多傷心的說話呀——沒有生出來底孩子們！沒有生出來底是誰呢？不曾看見光明底是誰呢？在這裏盼望着而永遠盼不到底是誰呢？沒有生出來底是誰呢？永遠盼不到底是誰呢？漢禮呀！漢禮呀！
(少停) 天呀，讓我的靈魂留在這裏吧，讓我的靈魂在這裏變成了空氣去包圍着他吧！等會他帶着悲傷回到家來——他會驀然感到一種春天的氣候，他會笑笑說：“這間屋子裏何以會這樣溫柔呀？多溫柔呀！誰在跟我親吻嗎？阿麗，這是你嗎？阿麗，這是你嗎？”(哭泣) 你的母親，她已經死

了好久了，她不能來怨我了，因為她已經死了很久了——她教你彈的琴；那時你還是一個小孩子，她搬動你的小手指兒——那時你的手指兒是那樣地纖小。後來，你彈給我聽——我坐在這裏，你在彈着。你要我笑，但是我忽然覺得又悲傷又驚惶。我忽然恨起你和你這屋子來了。我恨起你的母親來了——我覺得又悲傷又驚惶了！我那時不懂得什麼，我就跑到莫斯科去了。但是現在我懂了，你彈底意思是在你沒有生出來底孩子們呢——你的笑是悲傷的。漢禮，你爲什麼彈給我聽呢？沒有生出來底是誰呢？不曾看見光明底是誰呢？這裏的東西都在等着——等着——等着誰呢——永遠盼不到底是誰呢？漢禮！（哭泣）我愛你，漢禮呀！（啜泣。跪下把她的頭低到琴鍵上面。然後起立，整理她的頭髮，並且揩着她的前額似乎在拂除什麼東西似的。喊：）嘉禮！（嘉禮與優大姐進來。）

嘉禮 啊，我們要回去嗎？這是時候了。阿麗，這真倒霉。我剛才在傻大姐面前誇口說我的身體好——忽然我覺得一陣心跳！你想這是心臟病嗎？

麗采 我想不會吧。我們去吧。立三，明天見。

嘉禮 我想這不見得是心臟病，但是這是很壞的。唔，滾他媽的，明天起我一定要去找按摩醫生了！傻大姐，再會。這幾天請你不要來擾我，我要休息休息——大約一星期之後再來看我吧。我看還是什麼時候要你來我再寫信給你吧。

麗采 喂，嘉禮，我們去吧！

嘉禮 等一等。有一次我等過你大半天的，那你也不妨等我一等吧。記得嗎？立三，什麼時候要你來我會寫信給你的。不過，你得把一切事

情都預備好，懂得嗎？這正是你這呆鳥出頭底時候了——你的家累不是很重嗎？好，我們去吧。我希望現在我們不至於給漢禮撞見。阿麗，你給我死心一點！……（二人出去）

傻大姐（和在走廊裏底嘉禮說） 門自己會關的。

嘉禮底聲音 我知道。再會。

傻大姐 再會。（傻大姐一人留着。他坐於桌旁，從他的袋裏拿出一個信封並且一張用心摺疊好的紙；念：）“予死矣，此與他人無干。予別無他囑，以五百元給僕人阿文可也。翟漢禮絕筆。”嘍，很好。他以為我只弄好一張，豈知我做了兩張——那個渾蛋。他真貪心太重了，可是聰明不夠。他沒有看見他那張東西上面沒有寫日子，這樣的東西怎麼會不寫日子的呢？——嘉禮這個渾蛋啊！而且在他那張東西上面底“口”字跟漢禮寫底“口”字不同

——他真是利令智昏了，連這個也沒有看出來。這種渾蛋會給抓了去呢。(走到鏡子前，拿出梳子，梳他的頭髮。)這些頭髮長出來了！這大概是虛癆病吧——我覺得冷，又淌出汗來了——但是我要教你們認得認得我的虛癆病！(他在室內來去走着，用輕蔑的神氣察看種種物件。)我要教你們認得！(他設法打開那桌子底鎖了的抽斗，他檢看些紙籍，又用輕蔑的神氣把牠們推開。)整齊！混帳東西！我要教你們知道整齊！(坐在桌子旁邊，搖搖雙手。)把一個炸彈放在尼哥拉橋底下，把牠炸得粉碎，倒很不錯呢——那末大家都可以送進枉死城裏去哩。這主意不錯啊。我還可以埋一個炸彈埋在全城底下面，一個幾十萬磅底炸彈——那末我自己也會送進枉死城裏去了。不，我爲什麼應該到枉死城裏去呢？用一根電線一直通到虛伐羅佛，把機關裝在林子裏底哪一棵樹上——我可以一按下去——那麼他

們都會送進枉死城去了！我想我要歸結到瘋人院裏去了呢——我老是轉着，轉着，到現在我的頭昏得天旋地轉起來了。喔，豈有此理！（沈吟地）在那裏他們要打我呢。人家說那裏他們打人打慣了的——他們常常給打個半死的——那不好玩。人家還說，那邊底飯食不好——那些瘋人是懂得好壞的，但是如其裏面有一個瘋人要嫌鄙一聲不好，他們就把他給打個半死。他們對他說，“不要放屁！”瘋人們是什麼分兒都沒有的，那很不公平。自然啦，一個瘋子可以一聲不響，那麼就不會有人來打他。那看守的人喜歡一聲不響的瘋子的。大概那些瘋子們也熬苦熬得很多呢。喔，是的！自然——悶在肚子裏吧了。（立起來走，走得更快。）悶在肚子裏，你說是便當的。是呀。這樣你說是很便當的，但是我想那是難堪——很難堪的呢。（他在室內失魂似地轉着；含糊地囁囁咕咕

着，沒有注意到漢禮已經進來了。)

漢禮 喂，傻大姐。

傻大姐 什麼？什麼？

漢禮 我喊你呀。你爲什麼這樣轉着呢？

傻大姐 我？沒有什麼。漢禮，你好。

漢禮 你剛纔在嘰嘰咕咕。你發病嗎？

傻大姐 (笑) 我嘰嘰咕咕？我因爲沒有人講話，所以我和我自己講話呀。我發現了我自己是一個正像我這樣聰明的朋友。

漢禮 你講些什麼呢？

傻大姐 我的無聊的話是誰也不會愛聽的。我不過講些家裏底瑣事。外面在下雨嗎？

漢禮 是的，正在下雨。(坐下，他乏了。)

傻大姐 漢禮，阿文已經去了。他說，你打發他去的，說今晚沒有事。

A. 漢禮 是的，我打發他去的。請坐下來，不

要開口。(靜默)

傻大姐 漢禮，怎麼了？你為什麼臉色這樣難看呢——你病了嗎？你該去請個醫生看看吧。

漢禮 不。我沒有病。大概我累了——我今天沒法在會議場上講了很多話——我得討論行裏底公事。我和那些渾蛋辯論，弄得累了。你今天晚上打算在這裏多等一會兒嗎？

傻大姐 不。稍微坐一坐。我一下子就要走的。(停頓)

漢禮 多可惜我這裏沒有火爐。我什麼東西都想到，可是忘了火爐了。不過呢，我們有熱汽管的。啊？

傻大姐 漢禮！你的計劃又變動了。你賭咒也騙不過我！

漢禮 真的？且慢。這是什麼香味？是的，我聞得出的。你擦起香水來了嗎？

傻大姐 你這是無中生有了！我聞不到什麼香味。

漢禮 是的，有的。但是這無關緊要。你剛才要和我說甚麼呢？對我說。

傻大姐 我已經對你說過了。你的計劃又有了變動。告訴我老實話，漢禮，我要跪下來了。我有五年沒有到禮拜堂裏去了，但是我現在願意到禮拜堂裏去替你禱告去。告訴我老實話呀！

漢禮 你動不動要跪下來。什麼老實話？今天晚上我累死了。

傻大姐 爲什麼呢，我的好朋友呀！我們是老朋友——忘了嗎？我們小底時候，我們一同在學校裏底時候，我們總是好朋友。告訴我吧！發個慈悲吧，你活要我的命了。（哭泣）

漢禮 你也哭起來嗎？奇怪。今天我不知道什麼緣故看見了這麼許多人哭。我今天下午到

過火車站。

傻大姐 (嘆息着，用一方骯髒的手帕子揩着他的眼睛：) 你到火車站去幹什麼呢？

漢禮 我去看着那些火車。不是，我是去寄掉一封信的。在那裏，我看見一個披着圍巾底老婆子，在月台上走着——她只有一個人——她在哭。奇怪！(沉吟地)

傻大姐 人們在街道上哭是少有的，除非在他們喝醉了酒或者送親戚出殯底時候。漢禮，聽我說呀——不然我又要哭了！

漢禮 真的嗎？不要哭。不要，我的計劃並沒有什麼變動。而且一到明天你可以休息幾時了——我明天要動身了。

傻大姐 (發極起來：) 明天？走那一條路？

漢禮 噓！老朋友，我現在不便和你說，只要你明天來，你就可以知道一切了。(微笑着) 但

是你別想追我——你追不着我的！

傻大姐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漢禮 好，好，你是個刁鑽鬼！

傻大姐 一個笨伯就要使刁也不中用——不過給他自己上當吧了。明天我要早些來嗎——在到辦公處去以前嗎？

漢禮 你可以早些來。現在回去安安穩穩地睡覺吧，傻大姐，我的老朋友。你的孩子們都好嗎？

傻大姐 大概都好吧，你爲什麼不喝白蘭地了？漢禮，你的臉色似乎黑了一些了。

漢禮 我不想喝酒了。去吧。

傻大姐 我們上次喝了白蘭地到今天剛好是一個月了。你不記得嗎？好，我要去了，我不擾你了。（低聲）你把你的錢放在穩當的地方了嗎？

漢禮 噓！不要說。去吧，傻大姐，明天見。你穿着雨衣嗎？外面雨很大呀。分手了，到明天再說吧。

傻大姐 如其明天再說，那不是分手了，那是再見。漢禮，再見。噯。我勸你，你還是搬出這所屋子的好！以前我從沒有說過什麼，現在我可勸你搬出去，越早越好！誰要一個人在這裏等上一個鐘頭，他就會發瘋呢，天呀！

漢禮 是的，我就要搬出去了。再見。

傻大姐 再見。我可以再說一句話嗎？我那一個人都懂得，我看人家底臉就能夠說出他們底人來。我能夠說出他們的脾氣來，可是現在看着你。你是很嚴正的！（輕輕地）我要是早沒有知道你的肚子裏底事呢——

漢禮 噓！

傻大姐（突然發怒）不要噓我！這裏又沒有

別！你這是什麼意思？我也能夠唬你。（少停）

請原諒我，漢禮！（走）

漢禮 門自己會關的。

傻大姐 我曉得的，漢禮。（走。漢禮望着他，忽然止住他。）

漢禮 且慢。外面雨下得很大，這錢給你坐了車子去。拿了。

傻大姐 謝謝你。爲什麼那麼多？你弄得我不好意思了，真的。

漢禮 不要客氣 去吧。

〔傻大姐立定在門口，望着他的手裏。〕

傻大姐 漢禮！我看着我的手裏不懂起來了。你給了我二十五個盧布兒，但是我爲什麼不覺得快活呢？自然，這數目並不算大，可是如其在以前呢，你給我這許多錢我就要覺得快活了。現在呢，我覺得——還是因爲我剛才出過了眼

淚所以會這樣嗎？——我覺得好像是因爲我出了眼淚就應該再多得一點似的。還是這數目算錯了嗎？（不抬起眼來）原諒我。（出去。聽得關門底聲音。漢禮一人留着。他看看錶。）

漢禮 十一點鐘了。我得要拿掉我的硬領。（他拿掉他的硬領，硬袖，脫去外衣，一一很小心地放在靠手椅上。他沉重而遲緩地在室內走來走去。他去措措玻璃窗，窗外聽見有雨聲。）是的。現在十一點了，太陽大約要七點鐘升起來。還有幾個鐘點底黑暗呀？還有許多——漢禮，不用管牠確實有多少！翟漢禮呀，簡單點說，還有許多！還有許多鐘點，許多黑暗！我從來不曾想過人們當尋死底時候，當自殺底時候幹些什麼的，現在我可覺得很奇怪，我不知道幹些什麼才好。也許一定得靠桌子坐着吧，我却走着呢？我得坐下來。（他坐下來，但是立刻就立起來從新走着。）不，無聊！自殺的人不問他們應該坐

還是應該走的。大概他們是繞着圈子的吧。但是這個香味是那兒來的？這樣甜蜜的，奇怪的，苦的香味。女人年輕底時候，懷春底時候，擦這種香水的。但是她們的心裏是苦的——苦的香味呀！苦的女人們呀！至於麗采——我現在記不着她了，但是曾經有一個時期我是愛她的——曾經有一些什麼，曾經有悲苦，傷心。我的天呀！爲什麼我要說我的天呀呢？我的天呀！我什麼也不曉得了，我什麼也不記得了，我什麼人也不愛了！我是一個殺人犯嗎？一個偷過一百萬底賊嗎？算法精明底霍漢禮嗎？我不曉得。種種的已往都是有的——種種的已往可都是空的。我爲什麼用我的拳頭打過那桌子呢，我爲什麼哭喊過呢？爲什麼霍漢禮寫過了許多號碼字，整張整頁底號碼字，像成千成萬的螞蟻似的號碼字呢？種種的已往都是有的——種種的已往可都是空的。曾

經有一個奇怪的人，他晃來倒去，他呼天搶地，他像一個小丑兒似的戴一個紅的假髮，他吞着火。另外還有一個奇怪的人，他在銀行裏辦事，他開除行員，他的神氣很嚴正的，他就叫做霍漢禮。多麼混帳——“霍漢禮！”那麼要躺到棺材裏去底該是誰呢——是霍漢禮還是那另外一個呢？那麼我要到那裏去了呢？此刻我已經想到那棺材——漆黑的描着金的花。我驚惶起來了。一切就可以這樣完結了嗎？我驚惶起來了。那話兒真已經來了嗎？我曾經生活，生活——可忽然那話兒。那話兒！多麼驚心！驚心！那話兒！不！不！我不怕。我不怕。啊，當心上當，當心上當，當心上當！你看這樣，那棺材，漆黑的，描着金的花，裏面裝着一個人。是的，自然啦。這在專寫號碼字底霍漢禮是可怕的。在那另外一個，那要偷錢，要殺人，要強姦，戴着那個倒髻的紅的假髮底人，

也是可怕的。但是我到那裏去了呢？我的天呀，慈悲聖明的天呀，回答我！我跟我的偉大的靈魂，悲哀的靈魂，孤獨的靈魂到那裏去了呢？我沒有了。什麼人也沒有了。什麼東西也沒有了。只有恐怖——和那話兒。——那話兒。漢禮，漢禮，我的好漢禮呀，靜下來；你會用你的拳頭打那桌子的，現在你可得靜下來。是的。好的。是的。我冷呀。不，我不冷，不過這地方冷呢。我爲什麼脫掉我的外衣呢？我得再穿起來。這些是霍漢禮常穿底硬袖。（忘記將外衣穿上）但是這是難受的。這些空的房間老使我這樣心驚胆戰——好像那裏有過一個殺人犯似的。把那裏底燈開了起來許會好吧，但是我不敢走進去。可是在這裏我能夠開的。啊，這裏我能夠開的。（他再開亮了許多燈。）現在光窮了。但是這是一個怎樣希奇古怪的房間啊。而且簡直一個人也沒有在這裏呢。我又聞到那香

寐了——誰在這裏擦香水呀？那些殺人犯在這裏擦香水的嗎？他奶奶的那發明這東西底人。我得要到臥房裏去了。（打開那桌子底抽斗，拿出一枝手鏡，用做交易底態度檢視一下，然後放在桌上。）我得要在我睡覺底地方開我自己。我得要用棉被蒙住我的頭，好像去睡覺的樣子；那末我會不看見這個了。對了。我得還要做些別的事情——別的什麼呢？我什麼東西都忘記了。什麼東西呢？哦，有了。我得要寫一張遺囑。紙張，墨水，墨水呢？不！我不用什麼遺囑。那太無聊。種種的已往都是有數——種種的已往可都是空的，可是那話兒。那話兒。我得要到臥房裏去了。我還忘了什麼呀？我的天呀，我為什麼要說我的天呀呢？我的天呀，我還忘了什麼呀？什麼呀？（他坐在鋼琴底旁邊）現在我要彈“狗底跳舞”了。聽好，翟漢禮，我要最後一次彈給你聽我心愛的“狗底跳舞”了。我的母

親教我這樣彈的。

〔他彈了，起初很高，隨後逐漸柔和下去。將近末了，彈到半句劃然而止，他的頭倒在鋼琴上面，他輕輕哭泣。隨後他悄悄地，細心地蓋了鋼琴，拿了手鎗，向臥房走去。他又立定，煩燥地說道：〕

還有什麼？啊，還有什麼呀？（疑疑惑惑地向室內四周看了一下）我得要——我得要——我得要什麼呢？我得要把燈關掉，是的，我得要關掉。這些燈會通夜點着的。讓牠們點着吧。

〔他走到臥房裏去。一會兒沒有動靜。即刻他又從臥房裏出來，背心已經脫去——他悄悄地在找些什麼東西，好像他不是忘記了什麼東西，就是找不到那東西似的。他在找什麼東西，而找不到牠。略一思索他是在尋找什麼東西之後，他迅速地跑到臥房裏去了。〕

〔這房間裏空了一會兒。聽到一聲無情的鎗聲。〕

——幕落——

—— 13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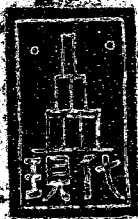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1—1500册

不 准 翻 印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Holt

2136